

民族英雄 石達開革命戰時日記

〔三月十六日〕（按此係太平天國龍飛八年春王三月十六日）予由天京渡江過江浦出合山得成天義黃某全軍即奪之趨廬州黃某亦粵西人也本富家子嗣爲墨吏所阨乃舉家求天軍保護初隸東玉帳下後於武漢立功陳王欲以楚北一方相屬韋氏意不然恐東王黨羽太盛乃使帶兵攻皖南予於九嶽州之役與之締交談計頗相中至是方守六安州聞北韋殘虐狀亦投袂裂眦自請以軍助予謂廬州方爲魔官所苦不如取之爲立足地予意亦欲西立取其符發兵席不暇煖也是日在黃營中進食少許作檄文告示數通。

〔三月十七日〕天黎明予卽令黃某之將佐充先鋒隊拔營起程予亦策馬出郭門朝瞰甫上春色可人柳葉青青向客如笑惟乍經兵燹各處村莊時有豬垣斷瓦此亦一時浩劫彼魔官恣意腹削致激成兵禍天心仁愛當不使久罹水火之中予誓

掃蕩中原功成不居何忍多殺特不知中朝諸兄弟能否體此意耳即如今日見此  
春景不覺感動滿腔生意想不能立刻拯救黎庶共享太平之福堯天舜日士女嬉  
游予昨在某營所見古畫中有清明上河圖寫宋時京都恬熙宴樂之狀歷歷如睹  
不知他日天京同有此樂否馬馳顛疾且顛且思已抵一村落日周村居民數百家  
大半流亡室宇空虛噫兵凶戰危何日得布天朝恩澤也士卒飢疲即令打尖造飯  
予入一巨室小憩焉因語諸同行者不可戕殺良民亦不必過事搜括但稍借糧餉  
已足多攜財物豈能久享予甚不取也予記室陶君裨將陳某均能循守意遇之者  
莫不感激惜軍中好惡各異聞前此經過者奸撈焚殺無所不至故予來尚多遁伏  
深山不敢驟偶步足後園開小亭中有呻吟聲往視之一披髮女子狼藉臥地上面  
目蒼釋而憔悴痛楚厥狀可慘衣履亦不完不問可知爲亂兵蹂躪者見予有懼色  
予因詢其是否此宅中人則以語音扞格不能通郵時予方新得一書記吳某亦舍  
山人亟令視之則相見大哭乃其妹也遂委托焉贈以養疴資十金子心乃大慰噫  
子軍中無以欲毀人家室之意奈良莠難辨玉石不分亦情勢應爾但望早日太平  
耳晚戌刻予方傾釀澆愁倚醉欲臥忽親隨通告言外限傳言「有一奇異之人爲

邇者所疑縛致門下奴適過其前彼乎奴名視之鼻爺盧大人也亟報王爺如何登落。予乃立命解縛送之入果盧某子之長妾胞弟問其所歷淚流滿面嗟乎子妻妾子女十餘人無辜受屠割固已可慘孰知子母以風燭殘年竟罹此厄哉予大憐幾暈恨不能立時反戈手戮仇讎以抒冤憤否則亦當自誅見老母於黃泉左右均來勸慰予思苟得廬州安慶九江席捲武漢再與彼等一決雌雄耳計既定齧指誓誓哭稍止乃作詩二首自寫

狐鼠縱橫慣噬人，無端衝破一家春；夜闌試向城頭望，何處妖星巨若輪。  
行行才過古昭關，千古同嗟好與頑；淚灑九泉收不得，白雲誰望太行山。  
吟畢天已向明遂亦不睡。

〔三月十八〕由昭關出小岷山，予率兵約三千人而弱，即日促廬州。時滿守將爲湖南姓汪者，聞其忠勇敢戰，實官場不可多得人物。但據知者言：「其人初本書生，讀韜略即明兵法，自訓練子弟投効公家，亦奇才也。幸不爲異種朝廷所喜，龐官更視若仇人，彼之志乃不得遂。」此予好機會也。聞彼守廬已二年，今爲天兵某將圍。

因已久城中糧食將盡他處絕無援兵前來喧彼雖死守恐不甘即破陷突予既出  
見山即見長圍漸合營壘森然主將遣人迎予蓋皆受子優禮之舊恩也聞子遣不  
幸事咸奮臂不平予反勸止之囑其立功自見予必相助既而攻城兵大出砲聲  
隆隆子飭先鋒隊拔刀繼起城中益惶急然終不降是夜倭攻打不中地雷轟發城垣  
吸半遂下冷冒險奪入殺人頗多然猶巷戰數刻聞報江某已投水死矣死時甚勇  
烈左右勸其出者悉為所逐亦可謂一好漢矣既入城予即居府署蓋予雖係新來  
之客軍而位分較常俱欲推予為領袖故也

三月十九日 曉寅刻予整隊入廬州城安插未定勿又得某將差人送來專信某  
亦至親信人也知其書中必有所言未拆封不覺淚下及開果一封血淚書耳宛手  
錄其詞

玉爺四表叔大人 慧鑒 自夫駕出城後北府即有人來探望聞王已去營  
標憤恨予恐覆巢無完卵即欲設法護送王太妃等遠行避禍豈知北府文已  
探得午後即有親兵百人蜂擁來府謂須迎王太妃等入北府宴會婉言却之

則洵不許，狀益猛烈，竟逼太妃登與，餘均上馬，世子不肯行，數人挾持之，鬪而敗，卒爲所縛，如捕叛逆矣。抵北府，人皆知無能幸免，予急報某將九門，金吾欲要於途而劫之，豈知人情冷，煖世態炎涼，某見北府勢盛，乃盡將王爺之恩德，付之東流矣。既欲保其地位，豈肯稍事干涉，且勸北府速下毒手，以免後禍。哀哉！王太妃等十三人入北府後，遂從此不復相見，可憐骨肉，盡飽貪狼之饞，吻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予亦寒家，迺南城根某寺爲僧，聞其後捕得予輩，與王

有關係者不

有關係者既畢，則凡一語爲王辨冤者，亦必置

之死地，嗟呼！無天日莫此爲甚。聞王已克廬州，北府憾甚，不日派刺客過江，

以遂其殘殺之願，幸玉始終謹防之，惟珍愛不宣，某合十上言。

予讀此書，酸楚爲生平第一遭，蓋老母年七十二，妻氏賢淑，妾三人皆有才色者，子六人，女二人，一家骨肉，天倫完聚，竟爲北韋草薶禽，此仇不報，何以爲人，心如魏韜，幾不能自持，旋念功名未建，又復振奮，誓必一雪此恥而後已。中夜起，舞引杯自澆，塊壘，夜不能寐，起去全署，自衛齋及堂，踉蹌往來，殆數十百遍。從者有審容，予獨精神奕奕，猶如日中時，雖甚無謂，不願也。又聞北韋遣英王陳玉成來，追亦殊不

畏靈團兵力雖強，而與吾尚有成情，當不至逼人太甚，即反顏相向，亦必以死禦之，何畏哉。

〔三月二十〕晨起，發布安民告示數十通，廬州城已完全反正，天朝之福不淺也。惟念戮力同心，師武臣力，則亦不乏其人，而何以伺室操戈，中朝無過絕之大力，彼奸人得志，橫梗中懷，肢體縱勇，健何益於事，是日遣裨將陳某往取舒城，六安，桐城，務七日內，通道安慶，直下九江，則予圖舅之志，遂矣。派遣者為總天佐趙如龍，黃蓋，忠楊中眼等，以

、其岸勇猛絕倫，惟好色，不禁淫掠，且必令部下得婦女者，獻其眉一，名自勇之，富有異稟，婦女遭為簪者，亦往往不能自存活也。嗟夫，小民苦矣，然才可用，不能不略其末節也。午後，予忽腹痛甚劇，疑犯痧氣，諸軍弁率以藥裹進，予笑謝之，惟持八段錦法，想發火燒身，則邪自除，而身漸泰，蓋予本習此也。曉稍振作，黃天將勸予少飲酒，可養生，亦忠告也。但予自遭變後，心緒惡劣，非酒無以澆愁，不惜違良友之規，甘以身試狂藥，予之過矣。作書請天王，修德用賢，期集大事，但未知蒙見聽不，予讀屈原傳，嘗不勝為之扼腕，裂臂，令予之身何如，但予

三已位列五等之上，不爲不顯達，固未可以屈原自貶，孰知得禍乃慘於屈原乎。伍子胥報父讎，鞭平王屍三百，自謂快意，然假外權以自重，未有不終至一敗塗地者。吳亡於越，其明證也。而伍胥之罪重矣。予性鷙鈍，萬不及慮中一老，則常謹守繩尺，不敢有七心，惟自望天主之悔悟耳。雖然，江浙蒼靡，蕩喪心志，彼輩爭權奪利，未始不由乎此。予欲矯以堅苦樸儉，予若得如諸葛輔蜀，保英國西隅，則私心碎碎，以爲較愈於屈氏之自沈，并差強於伍胥之倒楚也。予之志如此，精予不能獲當世通人持以就正，予惟自信此心之無他耳。約越三月出發，并有向城後大擄掠，不留雞犬之謠，予心大懼。

二十日卯刻起，遣一兵齎膏往天京，訖，卽擬頰弁以黃蓋忠留守廣州，而渡隊兩行，記室陶大猷言：「予師疲甚，似宜多息。」三日，且舒城之消息未至，或待陸成樑得手後再行拔隊，何如。予以爲然，遂命暫駐。是日，某軍官獻一美女，謂玉左右無人，以此姑侍巾櫛，慰寂寥，予意不然。論之曰：爾等愛我誠切，然亦知予心不在家室之樂乎。我輩正宜臥薪嘗膽，以圖寸進，若徒以美色爲娛，止行下效，與彼等不義之人何異。况予老母髮妻，甫遭毒害，予心哀痛正盛，又豈暇以色爲驢，此尤爲不可。

者也。若以爲常論，則予亦不欲擄人子女。供已蹂躪，願此後爾輩更勿爲此。卽爾輩亦當以救國救民存心，切勿多造淫孽。軍官慚沮而退，予乃詢此女之家世居處。則同紳富之女，家屬均流離散失，無所依歸。泣求庇護，其詞淒婉動人。予乃爲之另立一女館。以前日破城時所獲之婦女附之。然懼予南行後，此女終不免遭強暴，乃急爲擇配。得一文士，亦城中人，令女自相之。願嫁此人否？則瞿然似相認，主人驚呼。此子中表妹李蕙英也。詰其詳，則士人程殿玉，本女之未婚夫，特以家道中落，女父嫌其貧而思別嫁，故迄今未成婚。不意突遭兵禍，故離散耳。予爲之鼓掌，亟令在署中成婚。並大犒散流涕，呼予爲義父，予受其一拜。自謂若一念貪淫，卽破人婚姻，造孽靡底。然此女遇合甚奇，若令好事文火爲之點綴，豈非巧姻緣。後察哉。是夕予飲酒樂甚，可知爲人能行善，卽是天下第一樂境。但一念全家遭難，不知者者，能不鑒諸子，心竊自歎以哀禍也。哀哉！人各有幸有不幸，如予之遇北華，此女之遇予，苦樂豈可道，用記耶。

三月廿三日，大雨，與程殿玉講論古今事，與程殿玉程所言頗有見意，欲挽之入營。



佐軍謀，獨甚新婚，約至鄂後相邀，程亦欣然。觀其一對璧人，鴛鴦同命，令人回憶沙年時代，中心惘惘也。程之消息仍不至，決計明日成行。下午開霽，後園桃花盛開，又勝感觸，欲賦小詩，忽聞蘇省軍情失敗，因阻，與遂作一書告李秀成，勉以支持危局，未知得達與否。

〔三月廿二〕 早餐後，予忽舊疾復作。蓋前在長沙被創，遇凶，憤輒作惡，自遭北軍之難，連日頓挫，幸尚未大劇至此。乃不支，身熱頭痛，力不能強起，亟覓醫，得程殿玉自言知醫，服其藥，神志果稍清。自是南行又生一曲折矣。李蕙英介一媼，為予按摩扶持，頗愜意也。

〔三月廿三〕 予疾稍愈，然肢體無力，仍不離牀褥。盼陞信甚亟，心懸懸然，晚臥頗適。

〔三月廿四〕 陞某以卯刻信至，已克舒城，進取桐城，不禁躍然而起，命即日成行。

程殿玉夫婦來勸，子居此亦鬱鬱，不如藉馳行以快意。蓋子固天性好動也，伊等亦不更勸，但訂後約，依依如家人婦子。子稍紓無家之感矣。雖然，蓼莪之思，豈可淡哉。

〔三月廿五〕 早出郊，即見天柱山，高聳雲表，奇峯鬱蒼，循山坡行，村墟尚有居人。茅前隊已布，諒不必驚惶，輜重車方饒足，萬不宜擾及民間。一草一木，人家頗有設。持案迎者，聽子何德，何能，不隨，稍萌存心，便得佳譽。足見仁政如時雨。孔孟名言，不欺我也。子疾初愈，緩轡徐行，頗得春山之樂。忽前隊報有滿兵從靈山來，橫衝而過，不免開仗。子命前鋒隊暫伏山側，無不徒被截為二。先以中權取攻勢，勝則不追，敗則前鋒與後勁包圍之，不患其橫決也。部署既定，塵囂乍上，殺戰之聲驟起。子自渡江，帝龍，坡第二次惡戰，而此次較廬州尤甚。蓋廬州處客位，助人垂成之勢；此乃獨當一面，且事起倉猝也。顧趙部下悉精銳，所向披靡，漢兵已飢疲，直如虎入羊羣，殺傷甚當，生者亦潰逃。部下雖爭之命，亦不懸戰遂敗，隊前進獲衣物糧食甚多，並奪彼等三日飽矣。惟此戰閱時頗多，此事定天色已昏，黑羽望亂山曠野，絕少入煙。

心頗猶豫，擬支帳為度，計陶參軍言曰：「此間荒蕩，四周無險可扼，不若前村黃石嶺下，有民居寺宇，可以扼守。」予曰：「此幾何里？有把握否？」陶乃引一僕告予曰：「此即黃石嶺下人也，知其地勢，即以彼為嚮導，當無不可。」因令衛拔疾走，約月上時抵嶺下，蓋已二十餘里矣。士卒皆疲，紛紛置鍋道，偃息，盡定。遵入匪鄉，予據一閣，若之方丈，倚榻閱書，腹臑欲寐，忽聞馬蹄聲，雜以山樹作撼撼響，因疑駭，自語曰：「今日無風，胡有此變？」急呼從者出，覘有風否，報以無乃。召陶君起告以變態，陶君亦惶恐，覺其僕則已適知有變，傳令趙等入帳，方集議間，前哨果警報敵軍至矣。倉皇調發，則村前已縱火，火光熊熊，照人于途，急令前隊出村後，自督中營馬步禦之，敵軍殊出不意，銳氣頓挫，戰數合，緣傷相當，夜間黑暗，互相蹂躪者過半，居民之遭殃，不可問矣。敵兵知已有備，亦漸退却，前鋒驟越燧之在兵，大驚節節向前，退却予傳命不追，蓋恐士卒疲勞，時為人所算也。是役幸予早發覺，尚未十分狼狽，然所失較前所得已不足償，惟村民無辜大遭蹂躪，亦可謂不幸矣。陶君請罪，予恕之，但言古人謂細人之言不可信，良訓也。終夜擾擾，車殆馬煩，重士咸苦損失，曠有煩言，俱歸咎陶君，指其僕通款魔敵，予諄告諸弁以地勢占勝之

故。若在野更不措設想，且兵家之守常以待變，衆始釋然。

（三月廿六）晨起，拔隊行，檢死傷兵士約百之一，用撫循，慰問一周，衆心翕然。午後申刻抵舒城，則陳某已迎於城外，予命軍士環城爲營，僅攜營處及親兵百，入入城，城中頗破敗，予心惻然。是夕安頓於楚王祠中，因其屋宇較寬敞，陸某本欲以縣署相讓，後得祠趾，予心契焉。祠中有園亭，林石幽秀，爲一城冠齋館清閒花香，鬱郁令人忘戎馬倥傯之感也。行連日勞勩，至是睡甚酣，適陶君又以婦女進侍，予却之，且諄諄勸以整肅軍紀，精德成名，陸唯唯然。陶君有副記室孔君，年且五十餘矣，竟擁一妖姬而眠，予後始察之，縛其爲人諷陶君遣去，予謂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賢所稱，寧能自外况兵戈之際，法紀無存，安怪人心之輒作僥倖耶。雖然，乘人之危，君子不取，正以此視操守矣。予好夜坐，暇者播思，祠館幽寂，更愜予心。至夜深臥醒，復起挑燈更坐，一小僕侍立，方俯仰自得，忽聞有聲，翹然僕色變曰：鬼也！予笑而不應，有頃聲益近，已迫窗外，僕駭極欲仆，以予在，尙能竭力支撐。予血戰十年，所歷怪異之事不可勝記，鬼何能爲，遂笑而注視之，聲亦卒不敢入室。

方欲東臥，則聲又作矣。嗚嗚咽咽，如有所訴，諦聽之，似呼冤。予乃問若何爲？若有冤可訴我，當能爲汝伸雪。則言：「己爲一守節孤孀，辛苦十年，撫育一子，忽遭兵寇，爲陸部下某弁擒而縛之於榻，強污妾身，復辱予子，將又以強力使爲龍陽君。妾所望者此子，若一經墮落門祚，何望知公正人，故敢訴冤。希以此子付姻戚某君，則妾戴德地下矣。」予慨然諾之，始稱謝，遂寂然無聲。語時其音細如蠅蚊，幸夜深人靜，尚能力辨也。詰旦，予卽傳陸，令交出某弁，訊之，知不可諱，立攜孀婦子至，果眉目清秀，則已披飾更裝，收爲義子矣。予略詰之，忽墮淚，述母慘死事甚悉。予乃立命縛某弁，殺之，懸首祭某孀婦，畢其戚姻，亦至，卽以子昇之，令其教以讀書。上進後，聞成名儒云：「予此事頗快人意，舒城人莫不歌功頌德，實則一舉手之勞耳。常語部下軍體，此意庶不負吾輩弔民伐罪之本旨。奈軍中及夕人，不察予心，何予又命陶記室撰爲筆記存之，亦以慰乃婦之靈於地下也。」

（三月廿七）早起，又得桐城恢復之信，遂拔隊起程，由舒至桐，計八十八九里，午後申刻卽至。本可未刻至，因途中北嶽山下有泛水，不可渡，斬竹木爲筏，始登彼岸。

多費一時半矣。是時滿敗兵縱橫山間，輒至各村落擄掠爲患。見天兵卽鼠竄去，厥狀可笑又可憾焉。

〔三月廿八〕子居桐城縣署中，爲陸部署一切，出示安民。此次滿兵不戰而潰，殺人亦不多，城中街市無焚毀者，人民頗安堵。桐城文風甚好，子欲求得方氏、姚氏、孫氏與之談論，惜多避去。來者殊虛聲純盜，不足滿人意。然以名譽故，亦禮貌而遺之。人皆知子好文矣，或有獻詩文以頌揚子者，反覺其太無價值。蓋人孰不好說，而惡直，但洞達世情，則必惡其敷衍之無謂。况其專以虛僞欺人人品，尙可問乎？故孔子曰：「今之愚也，詐文尤甚。」卽如今日摧燒文字之浩劫，未始非若輩釀成之也。書充積，卽須勾當，期以明日。晚少飲酒，仍批牘不輟。皖南北天兵所至，皆知子來此爭求指示機宜，歸子統轄矣。至夜深猶持禿筆揮灑陶等，亦助子不能寐。聞陶已納妾，殊辜負香衾也。至四鼓始就枕。

〔三月廿九〕晨即起泛舟遊菜子湖。湖形如花瓣側出，曲折有幽致。水澗潏可弄，柳陰漁艇，絕不知世界有兵爭事。亦一角桃源也。風日晴明，暖可御袷。予願而樂之，賓客俱以酒相屬。予遂銘酌，作詩數首，醉後稿亦失去。此三月中無此樂久矣。然樂極悲生，又忽念及老母臨難，裂不覺長號。大慟臨流，放聲四出，皆若響。鹿漁人爭聚，集視聞予所由，悲有爲之泣下者。足見人心有同然，不以異類視予。北韋何心，猶殘及異姓，手足嗟呼，填汝萬里長城，此檀公所以投贖犬，呼曰昔欲裂也。夕陽西下，舍舟而歸，衆皆以予醉恐致顛跌，勸令乘輿。噫，予戎馬半生，骨肉將長，敢以荒蕪廢本色乎？坦然挽轡，亦復無恙。返署猶縱談，聞安慶亦得手，擬期日往視師。本禁師爲一呼，縱論戎機，至夜半始寢。

〔三月三十〕忽急報某天將已入安慶，予王洪氏與之偕，予念彼皆北韋黨也，相見恐有齟齬，不如勿往。且彼既得手，予又何必貪天之功，遂謀計取道西南，速赴鄂州，或道九江，視以天將汪氏方圍九江，時不告急於予，予以九江長江孔道，鄂東門戶，理當重視，乃命改道出潛山，不復作皖垣信宿想矣。東裝已就，而安慶

有牘來促予即往措詞極懇切。噫！古人所謂「幣重言甘」，恐誇我也。擲書不視，拔隊西行，遙望天柱支峯，翠欲滴，冷我徘徊策騎數十里，吟興大發，然不能成句，因心有所注，遂致癡，駐老河安慶之不能往，亦其一也。願轉念入鄂，予心自有所急，蜀天府金城之國，苟得志焉，予復何望哉？即命兼程前進，惟聞潛山爲天將王某所據，滿兵及捻兵時相攻擊，現狀如何？殊難逆料。而王某之爲人，介於東楊北韋之間，潛脂突梯，令人生畏，部下皆勸於予慎，重予不謂然。即遣心腹奏某先往探視。午刻，予令後隊駐山下休息，謂山路崎嶇，宜養精銳而後行。實則留以待秦某之報告也。久之，秦某不至，予計其時亦不及往返，遂紮營爲信宿，計衆竊議大有沙中聚語之概。予乃出視諸營，謂今夕月晦，不堪晚行，計程已不及潛山，故暫留此，且謀休息，絕無他意也。衆心稍定，予秉燭不寐，漏四下，秦某飛騎馳回，謂王某望王爺如望歲，如天之福，乃獲賁臨，否則前滿後捻，孤城斗大，危在旦夕。幸王爺憐而援之，予雖不必深信其言，然予之志誓不返，願亦復以爲然。傳令明晨拔營，今夕宜飽餐，軍中皆以爲好消息來也。秣馬厲兵，生氣百倍。予亦倚隱囊作日間游記，此心坦然，假寐片時，天曙矣。



〔三月三十〕黎明卽拔隊行九時至離城十里王某遣部下整隊迎迓旌旗麾開處王某一騎馳來伏於道左態極卑順予假詞色慰勞之挽轡入城見隊伍嚴整稱賞不置王某肅予入署禮節周至予從者健兒數輩佩刀戟服儀容犄然大有焚噲裂背之概王某始終恭順未嘗一舉動乖異予更示以坦率露坐庭階與之握手談軍略惟至東楊北章方面則絕不涉圭角王亦虛與而委蛇之予乃告以立國之正道行軍之大義王感激流涕似良心發見非苟爲將順也是夕予竟安然就寐酣適達旦王某亦卒無他異軍心大定。

〔四月初一〕予出金犄王某之軍財物有差各驢乎愛戴王某自言願從之討鄂予據以大義謂朝廷命汝守土不可擅離職守幸自愛予方與之作別王設盛筵餞之酒半忽有飛騎至報一天京緊急事予色變不語王某從容啓封則北章命王要劫於予於途中縛以獻有五等之封者也王某正色呈予閱之且曰予知盡忠報國而已若奸邪作亂妨害忠良予安能從其命哉予謂今日予在此汝

欲去何則如何耳請勿因爭奪君爵賞。王肅然曰：「是何言歟？吾既以肺腑告王，  
 王尚疑我耶？則請發此彈丸以從報，則惟所命。」予乃慰之。且與約為兄弟，  
 情話未終，飛騎又至。則天王誅戮韋氏全家之報也。頃刻之間，禍福變幻有如夢，  
 境自雲蒼狗時局尚不可測哉。王某向予下拜謝，援救之恩，予與答拜情誼益篤。訂抵  
 鄂後，調其師助戰。予因發浩歎，又作詩數首，意以北韋專擅勢若冰山，龍月之間，自  
 相喋血，天道好還，人亦何苦而為惡哉。予此行擬入蜀，荷得如公孫躍馬，諸葛臥龍，  
 故事者，予必擇賢自代。黃冠草屨，深入峨眉，不願復與世人爭閒氣也。是夕宿於潛  
 邨。

〔四月初二〕移師向太湖宿松時，將亦凍楊部下舊卒聞予將臨先遣人啟逆  
 於潛邨，既入城則安慶之報及予所親手之書已在太湖署中矣。蓋俱以北韋之伏  
 誅為子稱慶也。雖然予因之重有成夫同志同德故周之所以興，骨肉相殘，羸秦之  
 所以敗我天朝，金田起義同盟誓生死者區區五六人而已。一旦因爭權奪利之故，  
 互相剽殺，雖東楊專擅北韋殘暴均禍由自取，天討之彰，克申大義，然如同室操戈

是以摧袍澤之氣而長敵人之饒何不特此也元氣既傷人才凋敝雖有賢者無能以善其後類於北韋者正接踵而起秀玉高拱深宮能一一覺察而剷除之乎與敵十年大勳未集黎庶何辜泐此浩劫予惟有東望秣陵潛然雪涕耳擬遊白嶽以解此悶不果蓋茫茫圍急正勞籌集援師先發也軍書旁午輒四鼓不能安寢其寃忙乃至倍於廬州予擬遣健將趙如龍由小池口出奇兵襲九江又使黃蓋忠等間道取田家鎮爲犄角之勢而予乃得從容入鄂古人所謂一勞永逸予取圖目前之晏安而躑日後之進步耶陳留守供張極豐予以節儉却之

〔四月初二〕回屢起得報聞英王陳玉成兵主田家鎮予乃用急足追黃蓋忠令其暫駐武穴避衝突且讓功以悅陳王之心也王勇猛冠世戰不返顧然好名人或攘其功則切齒相報前在京口幾犯嫌疑今予爲通臣敢以此啓釁且予之於鄂不過爲通道計並無略地自利之心予亦不願以一身當衆敵之衝但爲天朝得寸得尺以自贖罪戾予心無愧矣何必復與人爭短長下午由太湖城出發留守以下皆送十里外行三十里駐宿皖鄂交界之韓家郵郵倚山面湖爲入鄂孔道時土匪肆擾

焚劫掠無所不至。予為救民及通道計，不得不奮力勦除。乃因賭得一奇女子，為予生平極快意，且極得方事。奇女子者，何韓氏寶英，後棄背韓為阿姑娘者也。予本有二女，三則幼孺，北草一屠，雙珠同碎，故以寶英補其缺憾。而四女云前，先是寶英父為著貢生，篤學能文，教授鄉里，門生多發科者。寶英出而敏慧，前免乳父教，以唐人詩，即琅琅上口。及髫齡，已解吟咏，村人咸呼女神童。十四歲而過軍興，鄂皖間戎馬所經，此間無異戰場，而土匪占據湖山，乘間竊發，倉閩里患。當時滋離荼毒之苦，有不可勝言者。韓氏一家，倉皇出走，方擬暫匿山中，豈知適與土寇遇，父母兄弟，盡遭殺戮。惟寶英自匿，莫間得不死，忽為賊所見，執而獻其魁。正欲迫之入湖，予大隊適至，邊捨之遁去。時已傍晚，衛兵見孫幼女，呼冤路旁，及弭賊見予，視其面雖多采色，而清秀不類小鬟，且酷似予第區女，異哉！予墮然心歎，乃詳詢處世實英積昔馬前，慷慨陳家難，聲淚俱下。蓋謂以予為賊匪而奔也。並述本匪極慘，所在乞為勦除，詞氣剴切，有度予賊之，不不禁悔然。良久，將亦為動容，予念本不逼假道，一宿不欲多廢干涉，然感此女之請，不得不為盡力。事傳令以前，鎮及中隊，予人分兜湖而及山中，土匪不過百數十人，盡俘以來，無一漏網。故因予而縲，使寶英自辨。

其仇屠戮以祭父母，更令其棺沐衾，殯殮其父母屍，嫂，僕，卒三百人，種圭王，即，三鼓而塚成。寶英，因感，願委身事子，婢妾，惟命，衆亦，德，懇，求，納，之，蓋以子久虛，眷一屬也。子不可，語衆曰：子，戎，馬，中人，也，兵以義動，若，且，窺，之，部，卒，必，奮，紉，爲，直，實，奢，非，所以兩全也。且渠甫及笄，而子年近半百，縱渠不計及此，子獨不媿於心乎？况其貌甚似吾女，吾念前禍，恐復何恐。雖已，其即以父女稱，而留軍中，俟他日擇婿可乎？蓋女既無家，去猶恐，還強暴，是子爲德不卒也。寶英敬諾，衆亦稱善不置。寶英能交善士，書下筆敏捷，頗便，助陶記室，字深宰，天賜奇才。

〔四月初四日〕因四姑娘事，又留韓邨一天，拊搗甫罷，令兵士休息半日，子與四姑娘縱談半夜。

〔四月初五日〕兵進賈梅，下午申刻抵城，兵駐城外，子與陶記室四姑娘等，聯轡入城，守將曹姓，曾在天京識子，一面意頗殷勤，惟此間正苦，激兵時，來攻，奪兵力，單弱，無形勢可守，兵燹之後，十室九空，亦無餉可籌，情形殊見，竭厥子，惟勸曹某，勉力支

持，靜待援兵而已。

〔四月初六〕由黃梅出發，留三百人助曹姓，以前鋒隊進小池口，向九江，予自率後隊往武穴視察，然後赴潯，午後抵距武穴二十里之小砦，黃蓋忠等方與洪兵惡戰，予即觀察小砦形勢，當可信宿，略事部署，即遣精銳五百人赴武穴，助黃蓋忠奮擊，勝則與英王會師進擊黃，敗則來潯，將與爾別道趨武昌，計既定，文檄四出，皆出四姑娘筆墨，每一書當發，四姑娘中坐踞案，運三寸不律如風，左右凡二，各一書生伺焉，四姑娘用寫而授左右，三牘立時並成，頃刻千言，文不加點，予時蹀躞窺視，不勝驚嘆，蓋予夙以文章自詡，至是亦深歎不及也，聞黃等擊退潯兵，將與英王會，齊刻捷書，且派兩弁來迎。

〔四月初七〕日刻抵武穴，黃等方奏凱旋，相見大喜，予刻英王、陳玉成來會，玉成前在東京與予頗相得，北韋難作時，彼岳先由皖入鄂，故未牽涉，否則彼亦東揚一爭，拔擢也，北韋害予眷屬後，亦有撥捉玉成班願，并命二而擄取甚眷屬，幸天

王卽正北韋之罪，竟得免禍，倘緩須臾，幾何不與予同病哉！握見後，悲喜交集，劇談至夜深，予命四姑娘錄其語。玉成時時顧四姑娘，問訊者再，蓋玉成好色，聞予認爲義女，乃止，不然，定爲彼討索去矣。玉成計明日卽上湖蘄，黃待予於武漢，予諾之，遂別去。

〔四月初八日〕晨起，予偕四姑娘觀察武穴形勢。江流一曲，山勢陡峻，西與田家鎮、輔車相依，唇齒表裏，洵重鎮也。午飯後，卽挈小隊百人返小池口，與天將黃金標會。

〔四月初九日〕卯刻渡江，抵潯陽，海與武穴田家鎮成犄角，自古用兵所必爭。蓋武漢爲門戶而皖贛之上游也。前天將陸某與滿兵血戰二年，今始歸。天朝統轄有駐兵六千人，屹然稱重鎮焉。惟陸某功成後頗事驕奢，好貨及色，於百花洲設別館，藏嬌滿中，金銀重器積置甚夥，猶以爲未足。日令其部下四出搜索，民不聊生，噫！予天朝弔民伐罪，而任將帥者不能寬布德意，收拾人心，反聚斂民怨，一日蹉跌，何堪設想！予視其所爲無異三國時董卓之鄙婦，因微軀之挫，有慚色，然予固知未必後

故也予志在入蜀亦不願在此發難他日過武漢語陳玉成當懇切言之令其留意毋使天朝分名爲若輩所敗則幸甚。

〔四月初十〕辰刻子仍渡江返小池口蓋子來潯本擬作數日勾留與陸某商榷本防備寬乃見其貪欲復諫知無可進言不如早爲引去免致徒增惡感四姑娘密語子亦以速去爲是故急返小池口仍由武穴上溯蕪黃午後至田家鎮與玉成部下華天將略談即寢。

〔四月初八〕日抵蕪州岳鎮。是時蕪蕪一帶無滿州兵蹤跡蓋方膺漢武漢與陳王決一死戰故也子因出城略視地形蕪東以田家鎮爲屏蔽田鎮因山爲壘隔江與望遠山相犄角勢極陡峻石壁上鐫有長江鎖鑰四字江流至此頓窄寬不過五公尺。民其未刻特其綠障表其危殆以蔽陸嗣以木排滿差不能越者地一步矣。蕪黃秀巖子會前發願自蕪州入江西北有黃石港滿獨出入要地也策馬半日顧盼江流奔流直下險阻內江險阻難向則其接然不置雖然朝野引盡自出。



覺類然，四姑娘發文書勸通

四月十七日，抵黃州。黃州地處人右，蹟甚多。蘇東坡先生之所賦，赤壁注焉。攷據家若曰：黃州非三國戰時之赤壁，予亦以為然。但江流至此，頗寬，名人學士，往往舟遊與。遂成佳話。何必沾沾者哉。子幼擊四姑娘及陶室，數人效子瞻之所為，時滿。屏水兵朱能援及此地，江中頗閒寂。子掉舟至壁下，觀月出海。三十年來，難得之佳境也。浮三大白，盡興而歸。

四月十七日，予提兵整隊直趨夏口。師行甚速，申刻已抵武湖口，距夏口僅十里。時時有滿州積兵過而窺伺，子或殺或俘，隨時發落。聞報知陳王部下已得漢口，漢口兩鎮，惟武昌未下。蓋三鎮為兵事要區，爭取最烈。計自天朝克服後，至今已三得。夫矣。此次陳王血戰兩晝夜，始克漢鎮，汗馬之功，洵堪嘉尚也。惟武昌為滿將胡某等死守，連戰互有勝負，急切不能下。予既與陳王會於漢陽，願以全力相助。計子麾下之兵，不過六千五六百人，將士二十餘人，然皆精銳，無濫竽充數者。若以之突

肆，河一當十，因期以明日渡江會戰。

〔四月十四〕

陳王先渡江督戰，子乃命兵士編筏橫江堵截水師，一面提補銳而

江子兵蓄銳已久，壯氣百倍，指令先取蛇山，滿兵不知有援，兵之突至也，均棄械而

遁，子既得蛇山，乃直可以擊擊城中官署矣。一面分兵冒死登岸，陳兵見子兵已得

手，戰大振，約自辰至酉，武昌城又入，大湖宇下焉。是役子兵死三十人，傷百餘人，

陳兵之死傷倍之，俘滿兵數百人，自言兩年來未遇此血戰也。陳王大喜，迎子入署，

置酒高會，願以留守相讓，已則反皖，子固辭不受，因子入川之志甚決，且武漢必爭

之區，滿難固守，與子意不合，子一連巨湖，得偏隅，展子素抱耳豈願與豪傑馳逐

中原哉，苟得如漢之魏，冀將來朝政清明，必有還京之日，否則客死異鄉，子無處

之累，情所甘也，遂託盲力不勝任，坐死，不能動，不好辭，能守，願西取荊州，宜昌

以助王張伐之威，對之責人，當死，不能任也。陳王乃止，但請少留，作平原

日之飲，子允休息三日，犒賞兵士，晚大酺。

〔四月十五〕予與陳玉論防務，謂宜以田家鎮為第一重障，在加重與駐守黃州為第二重門戶，宜防銅鑼隘門等關，奇兵突入，莫遣正親撥太治鐵鑪助軍需，夏口漢鎮為內窺正門，尤宜緘密，非親信者不預托。陳玉亦然，為之請署調度，羽檄紛馳。下午有報岳州之滿兵從嘉魚追備者，陳玉議撤黃州右防以濠之，予不謂然，勸陳玉自以心腹後隊出屯嘉魚，切勿調動，東面三門戶，陳玉意欲錮武昌，本位不願分兵，而以黃州為不足慮。予是日出游鮎魚套梁子湖，以避陳氏之詢問，且全吾本性也。晚飲於村人家。

〔四月十六〕予密戒部下束裝，以是日夜間西行，且謂四姑娘曰：「武昌不出十日必復陷落。」四姑娘因言：「陳玉負功歸塞，其下多不用命，田家鎮之守將某實地痞也，欲辱兒，以畏王故不敢耳。今知三鎮俱不足恃，王留必分其憂，誠不如速去之為愈。」予喜，四姑娘之見地與予略同，乃遣各隊先發，然後入府與陳王言別。是日宿仙桃鎮，聞武穴戰信。

〔四月十七〕由仙桃鎮渡江，至潛江。武昌來報武穴大敗，已爲滿兵所奪。田家鎮守將爲敵下小寨所殺，函其首降滿營。據云：「因爭一婦人，致肇此禍。」果不出四姑娘所料，爲之浩歎。

〔四月十八〕晨起，方自潛江啓程，忽有滿兵千餘自沔陽竄至，截轄重隊爲兩，予亟命分兵抄路捷行，而以中隊迎戰。滿兵志在速勝，初頗猛銳，予乏精兵固守中營，據之不可動。滿天大窘，欲向監利方面退却，予亦不追。檢點戰兵，絕無損傷，方盼先鋒隊獲帶，乃旋轉，予至並探悉，則殺滿兵過常，奪獲糧食器械無算，方紛紛收拾，遂轉故運道也。急令重隊助之奏凱，而回曉饒，願辭國恩，舊事偶與四姑娘談，當日禍變狀，因出平書示之。北章以譁誘楊氏，伏申膝起，殺之。南縛部下，無一免者。是役也，死者約萬人，焚其第，火三日不熄。天王下詔數東楊罪惡，而嘉北章之功，北章氣張，請陞至天封將士，隱然有代楊執政意。越日，太饗將士，北章且敦請予爲之副。天王出宮，頒賞，予欲不往，族弟承德勸予曰：「毋令章氏生疑。」遂屈志往，嚼着飯，竟以子故殞其生矣。宴旣開，河半章氏起爲壽，先以杯羹獻天王，次方及

予予覺其腥味有異起問「何羹」韋瞪視而對曰「羊羹也畜養數十年肥甚矣其味何如？」大又徧饗軍士予心豈不知蓋卽東楊之肉耳一念慘然不能自己憶北韋殘忍至此今天汪在前不乘此時有所建白更待何時乃起而言曰「敢謝此王盛意以東王之肉餉天王及吾儕但吾不能無言夫吾儕以救世主義起義入載於茲天下未甯大功未定方期兄弟戮力同心討滅妖逆不幸楊氏驕悍中道毀盟不得已而除之方宜哀矜勿喜奈何多殺以逞食肉爲快乎願自今以後吾兄弟謹慎自持同心赴義勿恃此一操之戈爲功業也」韋氏不待詞畢大聲呼斥且指予曰「乃懷異志乎」予方欲再辨天王命和解之韋氏始持棒而詈酒罷亦卽馳歸告家人親屬曰「勢不可留矣姑避其鋒他日好相見也」嗟乎豈知從此不復相見耶時旣知韋氏將捕予乃不敢復由城門出暫匿僻處依舊池邊若已投河者然延至星夜絕城而出夜伏漁船中渡江浦過含山始得親友告變蓋自予去韋氏卽令人召子殆欲稟王之事加予身也知予已去願是大誌自「縱虎歸山」予之罪也所若卽席除之如縛一豕耳「西向根根不已越三日竟隨鄒不健覓覓予老母及妻妾子女十三人盡殺之更輾轉探得予闕有成讀者悉營斧鑕前後約數十人其

殘忍若此。不一月。天王不堪其逼。又聽于王等計。誘殺韋氏。滅其族。屠戮之慘。一如東楊。四姑娘聞至此。嗟嘆淚下曰。『天朝其自此衰乎。何戾氣之未消也。』

〔四月十九〕又聞武漢失守之信。此次得而復失。僅乃三日。不知陳王今復何往。殆竄皖北耳。午後出沙市。與滿兵小戰。滿兵退却。予亦不復追。兵臨荆州城下。宣言願降者保全。一郡民命予。向以宣布天朝德意爲事。決不誅求也。滿將遣人奉降書。予兵整隊入城。是晚滿將設宴招待予。辭不往。但令其將賦稅印信等交出。方約曉刻來獻。忽予室中有一人短表窄袖。自暗隙躍出。持刀欲擊予。自有幼狗銳念閃避。出其後。猛擊其肘。呼衛兵以擲。刃割其臂。臂落。始就捕。滿將遣人募刺于。諸點于乃立遣佐將擒滿將。至數其罪而殺之。并告士民。此擒妖官之罪。於爾等不涉。衆心乃安。予取印信。囑將佐譚興。爲留守。都署略定。滿兵降者。守五百人。勇編一隊。自是守將有萬矣。晚與四姑娘議入川之策。

〔四月二十〕予命編製隊伍。收拾糧餉。與四姑娘議。以兵分兩路入川。一從秭歸。

巴東入峽湖口而上為正道一從宜都津山中出施南府越五龍關至川南石柱為  
 間道正清附柏樞節節屯有重兵且滿官駭罪甚語兵略衝敵殊非易事時  
 自領正道兵六千人為三枝枝兵居中滿兵當先超如龍斷後黃蓋思節問道兵至  
 千人深山窮谷雖隨阻難而防兵不多易於通過兩兵期約密於商縣是晚四鼓  
 始夜入寢室密譚于中山兒意入蜀甚難不如且踞荊州以觀變予意猶豫既而  
 曰予入蜀之素願不可違且留荊州一月使將佐輩窺伺路某舉動可也四姑始  
 知予意決亦不復言遂日夜計畫攻川之法

〔四月廿一〕在荊州閱操並令設造船工廠製造入川巨艦派一校出屯宜昌為  
 進行地步

〔四月廿二〕天雨於荊州官署中得一少年書曰馬德良能作繩頭小楷人極誠  
 樸

〔四月廿三〕 得江浙運捷之信，江南滿營盡潰，東向甌手者再，願天朝白此密一，掃滅妖氛。

〔四月廿四〕 午飯後，策騎往游荆門山，山勢雄壯。是夕，予挈陶記室四姑娘等宿山頂武聖祠中，蓋祀關羽也。像已燬，知天朝兵已曾過此。夜觀月于萬松，讀詩數首。四姑娘和焉，命馬德良書之。予觀馬之面貌極似予，惟略以傘事故分老少耳。以語四姑娘，四姑娘視之而笑，馬頗莊重，不致仰視也。予該四姑娘對男子夙嚴苛，則忽垂注馬，絲殆有緣分歟。

〔四月廿五〕 予自荆門山歸，方養靜室中。四姑娘又來，言入蜀之難，不如由襄河上溯，駭駁中原，較爲得策。予終不謂然。四姑娘又言：「諸將皆皖鄂人，忍無入蜀志，溯江更非所長。此計恐成畫餅也。」予謂：「然則不如取消正道之說，并力於施南一路，通款石柱土司爲鄉導，事較有把握耳。」四姑娘曰：「夷狄之性，狡狠設爲所乘，奈何？」予笑曰：「小兒女不知用兵之道，此所謂撫其背扼其吭也。若得成都則」



開放門戶，事權在我，若不利尙可退守荊州，何不可之有？」四姑娘乃默然。是夜，予命四姑娘先作一檄書，通告石柱土司，派健兒某賈往。

〔四月廿六〕予方坐室中，爲入川計畫，四姑娘翩然入，對予微笑，欲言而又止者三，嗚嗚之頃，紅暈於頰。予知有隱情，欲言乃曰：「子第言之，予無不從，胡爲作此態乎？」四姑娘曰：「父以馬生德良之人物爲何如？」予曰：「篤謹人也，能小措，殊無大志，中願以下人物耳。」四姑娘曰：「兒願嫁之，父心慨許否？」予不意其驟作此語，沉吟片晌，曰：「兒旣願之，固無不可，但此一腐儒，何能爲，而竟賞識之耶？予軍中不乏文武材士，屬以軍事倉猝，不暇議婚嫁，若何不早言，欲選培奚難者，而必取此中願以下？」四姑娘赧然曰：「父言良是，然兒意固別有所在，父他日或自知耳。」予知其用心深微，遂不更詰，乃立召馬生告之。期以五月一日備禮成婚。馬生固辭，予知其爲貧也，一切許以摒擋，不需爾過問。馬生聞之，洵知願不及此矣。

〔四月廿七〕爲四姑娘將下嫁事，略爲部署。予自笑前此兒女乘多，絕不亂家庭。

瑣事：今送一異姓女，乃兼供母職，躬為料理嫁務，亦豈意中  
要然物產瘠薄，俗尚樸嗇，衣飾無所置辦，武昌又

裝點，今則止宜苟有苟美矣。四姑娘亦

聽人白，業必矯情。

及計哉，荆州地雖衝  
落東道不通，若在天京須為之

出四月

請節儉，并却部屬賀儀，予不謂然，謂不如

十八日

予出巡荆州市，塵無慰，居民父老多感激流涕者。是晚偶與四姑

娘再論入川事，四姑娘因據日間景象為言，謂一荆州可用為根據地，王即居此，遣

將東西出略地可也。予疑其得指圖案安，則曰：爾與婿居此，留守，予自以川可乎？

一四姑娘甜言色變，蓋然欲誘請兒實思，盡忠於父，王非為一身計，奈何見疑乎？

一笑置之，且曰：此亦爾所能為之事，何必見疑？惜馬生非其人耳。一四姑娘不語。

予乃告以聯結土司之策，四姑娘從容諷曰：夷性反覆，恐不足恃，且蜀道奇險，進退

不易，鍾鄒之功未可倖也。予曰：一思固然，但以窮年用兵，勝敗得失從無定局。

近日中朝於我猜忌既深，君臣將佐自相疑阻，甚非佳象，吾與其從彼借亡，不若別

樹一幟，冀獲稍違吾志，今故不與駭氏爭襲巫門戶，而聚精蓄銳，併力疾走，過據不

攻僅須匝月，溫雅之隘當為我有。敵兵雖至，庸有及哉。吾計決矣。然非挈子夫婦以行，吾心亦何以慰。前言戲之耳。四姑娘知不可諫，乃轉一說曰：「時父在，盍不先從初議以正兵，攻襲巫門戶而自出奇兵入間道，倘正兵得沃幸，姑嘗試之亦何不可。」  
予知其辭道漫漶之

（四朝非九國不張配，當將以明日為四姑娘下嫁之期，咸備禮贈送，五光十色，玉笑珠璣，居然陳陳，或馮中，絳羅錦繡，脂粉瓊瑤，豈非大齋而四姑娘尚甚，雖出關在即，似猶予始，薛濤如散絕，不修飾，淫澤而疑，女英雄哉，不魏為吾女，羨馬生轉視，如敵，寧願感何之，莫軍，則者，認認，認若，不勝其驚喜，而又不敢出諸口者，是非奇之又奇哉，姻緣有數，信然。

五月初一日，予將四姑娘與馬書記德良成婚。予年來為國事攬心，輒愁因累日，至是始開笑，且為四姑娘祝，夫婦磨眉也。并後賜事，士大酬一日，城中寸草市，民多有推車負，額額喜，其來觀，觀者予悉款以酒，其來者皆歡，野暢飲盡興而退，或竊竊議

馬生殆爲子，因其貌肖予也。是晚，榴花照眼，蒲酒盈樽，既慶端陽已近，復喜嘉耦在前。四姑娘與馬生同來伴予飲酒，奉觴上壽。予乃大樂，權無算爵，命陶書記等送入洞房，予作小詩紀之。有一自是有情成眷屬，敢云彩鳳去隨鴉。之句，蓋紀實也。衆皆以爲馬生非耦，而四姑娘獨欣然。

五月初七日 清晨，四姑娘偕馬生入予室，問安侍膳，宛盡子婦之孝。事畢，即同治軍書如故，予心甚愜。是日，趙如龍率領兵入洞，喧鳴黃蓋，應以三千人，略宜都長陽，姑卜執得執失，始策進行。亦從四姑娘說，遂又遣韓進、劉等領千人，收歸陽荆門，以爲荆州屏蔽。是時儼然有蜀先主初發荊陵氣象，未嘗不可取快。一時惟予終覺非入蜀不足自立耳。

五月初八日 諸將三路出發，予設壇以禮送之。軍容甚整，忽報荆門一路有滿兵突至，阻派烟先行，下令銜賊疾逐，尋殺賊詐，戰機稍變。統領蒯法、趙如龍、儀、論進攻諸將，意頗自矜，予亦以爲宿將，期望殊殷。但滿營中胡騷相聯，欲與頗亦非易。

易拜

〔五月初四〕午後有報至陸氏力戰擊退當陽敵兵但滿兵大隊屯荆門此戰恐非數日所能了也又探報公安石首有游兵進窺予亟派兵五百人出沙市江口正對虎渡口築壘以扼其衝四姑娘又言「宜守旗下新城卽滿虜駐防原址也」予亦分五百人守焉。

〔五月初五〕是日爲端午佳節予之居荆雖爲燕幕而妖氛暫未鷓張又遇四姑娘新婚燕爾及時行樂人情所不能免乃置酒相慶下午飲未終席忽得天王詔書予自二月出京迄未得中朝消息至是天翰忽頒驚喜無似乃備香案跽而讀之書曰

朕無賴阿惟子才德兼備且忠誠出於天性必能鞏固天朝共享萬世無疆之福今仇讎已誅整理方亟王其勿復介意速還京就正揆席朝夕啓沃以成厥功。

讀畢心忤然念昔德方隆旬欲遠注能之方與西姑娘密商西姑娘意一奸  
雖去諸奸未盡蔽幕重重恐一入牢籠難於自脫一予亦念入川之志既決何必畫  
蛇添足乃決計以書報之令四姑娘屬稿焉

〔五月初六〕四姑娘獻覆天王書稿予略事點竄即付原使齎還書略云

臣本無志功名徒以受天王之特賞不敢不効馳驅芳舉義旗芝特倍倍兄弟  
之血性何等激烈意氣何等軒昂心志何等固結自取金陵建都稍得根據然外此  
之略地之未盡入版圖者不知幾何也方期枕戈待旦聞雞起舞掃垂盡之虜奏統  
一之功何意外梅未平同室相殘害操戈執牙自攻自殺中壽不已喋血七庭臣  
因路泣血推心不忍再見離蒙天墜聖明昭幽冤抑然查此元氣快傷十年未可即  
復且此黨與被黨尋仇又復東門戶水火意見益深臣者再入滬非既難勸不  
能以偶人之刀紙也嗟乎臣之老明年近古稀慘被蜚語妻子無辜並為鯨鯢東望  
國門心碎已久尚復何顏生入哉要之臣雖西奔仍為天朝戮力今在荆楚正待瓜  
代不日即當於川滇黔之間揚天朝之旌而宣太平之威德則身雖萬里心猶咫尺

〔一〕此區區，即所以報天子之德於無窮也。西陲待罪，繁任備。

〔五月初七日〕 午飯後，忽有舊部兩卒，自武昌逃歸，踵門請見。予命召入，則見攜一幼年，年餘不過六七，語惛而問之，自言：「不楊姓，由左京逃出，存無識，誰何存將軍，一踏席諷至武昌，突遭敵兵大戰，將軍收兵，隨難取回，使與兩人命，命得獲，獲奔趨耳。」兩卒亦陳武昌再陷，夫將苗姓，以公子界我等，屬姑護持，往見某王，請其擇章可也。（某王即指予）而此楊姓少年，乃東王之少子無疑，狀貌亦相似。噫，東王尚有嫡胤，豈敢不為之存孤以奉其祀哉！即命養為予子，與四姑娘等相見，晚與問答，性不甚慧，乃意致滄海，尙有父風，予為歎。四姑娘適為己成婚，不憚墮，與東王與予兄弟，其子猶子也，豈不甚佳，凡事由天不可強也。

〔五月初八日〕 予令陶書記周生教東王，予讀書，會禮將選得功等教之，騎射，令人呼為世子，名曰紹東，志不忘也。報聞趙如龍軍大勝於荊門山，甚喜，晚飲與紹東談天京事，甚感慨。

〔五月初九〕三諜報陸起鰲軍被困於當陽，為滿兵所兜圍。予念起鰲勇將，設有蹉跌，如斷臂，指函遣鳳某領兵五百人往救之。是日軍事旁午，戰報紛繹，消息頗不佳，心怏怏然。

〔五月初十日〕大雷雨，諜報趙如龍軍大敗，節節退屯，而宜都之黃蓋忠亦報不得手。起鰲。

〔五月十一日〕晨起，予念諸軍困難，頗感四姑娘語欲回馬首以候機會，乃召各軍官會議，有驍將梅其泰者，贛人也，極言贛之可取，荆州四戰地，又當胡賂之衝，不易發戕，予念軍事當乘機不可拘執一見，乃下令趙國黃三軍即日返旆，并方攻岳州，由九官山入贛。

〔五月十二日〕予既定入贛之計，即擬棄荆州，下令收拾輜重，渡江以待。諸賓僚俱





五月三日

子雲月十六日，羅東原軍圍姑娘等入城，屈原發擊。賊濶兵爭趨荆州，雖空城，難此。

可樹之功也。

五月十七日

雨駐岳州，議自九宮山入贛省事，諸軍弁皆奮勇，願効前驅，夜與四

姑娘定議。

自岳陽來八

趙軍早發，從九宮山關隘直趨德安，向吳城，黃隆二軍從瑞昌取九

市江子軍由來，昌原規南昌省城，賊濶營，辰海等部，由方羅湖日，乘密曠趙軍乘其不備，先毀營壘，然後奪其水師，舟艦是夜，求仍往，岳州檢點，賴軍軍實，約戰荆州時，增糧餉于石。

五月十九日，子親領兵隊，乘發自岳州，晝夜兼程，兼士僅以乾餅充飢，入九宮山，據大關，已夜深，始燃薪造飯，四姑娘等亦大飢疲，飽塗而眠，五鼓即前山，徑臺微。

霧氣蒸滑

〔五月二十〕出九宮山，始得平地。下午抵瑞昌，得各報云：趙軍已入吳城，利捷如風。湖廣將也。晚酉刻，亦德黃軍入瑞昌之信，即分軍趨南康。星子軍行不三日，即逃。得占領要寨之信，可謂神速之至。亦諸鄉勇奮勇之功所致耳。予何龍為回念此行，危命出天京，隻身西奔，絕無一車一騎，乃三月之間，集同志十許，麾下軍萬人，予何德何能，而得人心歸向若此，亦惟曰天朝之義名未墜，而滿政不綱，妖魔徧地，有以爲驅除難耳，不禁神往。

〔五月廿一〕再建昌，揀隊行。予本無守土責，同志中有願留爲治安詠者，亦躊躇然。軍行未定，雙方交綏甚烈，即有治法，亦無所施也。且十室九空，非天下大定後，漸與以休養生息不可。予惟求天威普播，環穢早除，則徐布維新之治，始有着手地耳。晚近南昌駐營城外，時滿守將擾城自固，不敢外出。一窺守乃得坐待趙軍，至然後合圍，誠笑滿將愚怯也。

〔五月廿二〕雨未墜壁深溝迄于攻戰與四姑娘商發諸州縣檄文勸其歸順有興。

〔五月廿三〕下午趙軍自吳城來旌甲鮮明精神百倍滿將已成釜底之魚矣予又亟布檄文令城中人投降至夜半黃陸軍皆會乃合圍城中糧食盡益窘急予意明日必克矣。

〔五月廿四〕清晨城中有通款者約降焉下午卽出至日中忽傳有滿大隊自湖口來初尙以爲誘惑而殺數人止之無何諜者至則會某確派健將彭某奮躍而來予知此係勁旅未可輕視乃星夜派趙出吳城陸黃出翻陽迎頭擊之子親率精銳督戰蓋三月以來未有如此血戰子與諸兄弟設誓義不返顧務於一晝夜間奮力擊退是夜時放烽燧徹夜未眠彭見仗伍嚴整亦未敢犯四鼓後四姑娘忽獻計請襲窺者從也果大勝彭某折回。

〔五月廿五〕南昌城中聞彭某敗退，亦已棄城遁矣。予乃整兵入城，即出布告，謂：「吾父若善與鞏臣，此乘賊離，以疾驅，猶勿妨，勿妨，而并安撫，亦無三日，劫灰之例。如有犯禁，奪殺者，儘取來，轉呼，儘，分，別，立，示，懲，儆，衆，搗，感，開，爭，獻，金，銀，貨，物，賞，軍，士，威，樂，澤，飽，予，眾，與，趙，董，等，議，次，第，收，略，廣，信，袁，州，臨，江，撫，州，等，府，兵，四，出，檄，山，積，四，姑，娘，事，大，忙，予，亦，不，自，知，精，神，何，以，能，百，倍，也。諸將大會於滕王閣，各言陷略，莫泰，爽，予樂甚。」

〔五月廿六〕在南昌，趙軍赴上饒，探入浙之路。是時予心血之注集，忽又移向東。前衣川之念，不知消跡何處也。偶與四姑娘置酒，繼談，輒自笑反覆。雖然，予以浙閩海疆，爭者多，而不易守，他日終當以西州為障，墟堪耳。四姑娘即予自語，則喻及含笑不語，予亦不置語。四姑

〔五月廿七〕雨，與黃蓋忠，繼談舊事，黃勉予，東當奮厲，且以媒，好，自，任，謂，三，朝

紳某武職有女，兼文武才，年三十矣，猶未嫁人，才德堪為匹偶。予笑不置，答黃以爲默，諷也謂：「明日即當議火禮。」予頓辯曰：「子勿孟浪，予誓不復受家室之養，爾甯不知耶？尙強聒何爲者？」黃猶振振有詞，予曰：「子勿複言，予若有家室之好，寬待今茲，姑來之福，則四海又安，軍書一統，此其時乎？」黃自知失言，唯唯而已。予振觸密愁，不勝感憤，乃戒數首，稿隨手擲去。四姑娘爲子存之，篋中不知他日何人取以存，過耳，曉飲願，忽念西湖伸勝，離離欲往，夜有夢。

〔五月廿八〕晴。二十九日，天氣頗炎熱；三十日，雷雨，俱居南昌署中。

（昔君節衣縮食，裝行康肅日遺缺。）

〔八月初二〕予巡行景德鎮，觀瓷器，此等工藝，通行各國，器用之利，益於人，及御用，用審察，極欲以奉一人，且墨種建慶，草盡人間，奇福豈非天數浩劫耶？吾民膏血盡矣，此後要當力崇正道，以我民膏血歸之我民，奇拔淫巧，勿薄上心，雖天下太平矣。（正）

〔八月初四〕 傳聞鄱陽夷寨，聞趙如龍敗於青溪，心慄悸不甯。幸黃蓋忠憤果大，佳已度仙霞嶺，克復江山常山，且言侍王汪世賢聞予在南昌，極願聯合，予大喜，命四叔來報。

〔八月初三〕 雨。予方問坐齋中，欲馳書問皖南消息，蓋陸起鰲由婺源趨徽歙，初頗鋒利，後為鄒樹林、魏氏所扼，死傷頗多。予督馳書勸甚懇，趙軍不知彼會否接洽，或有所意見否。屬即諭某弁傳緝入，統齋書勸陸，即班師，一面派兵援趙，擬并力闢浙，書即發。

〔八月初四〕 晨得江山護信，黃蓋已拔隊由東陽江出建德，向桐江，飽看富春山水。予不覺神往，決計待趙如龍還，以南昌相贈，爭擊一軍，追蹤黃氏，務至杭州，一游四姑類間，予將往西湖大喜，謂幼時即慕三竺六橋，欲往未能，果得三桂茶，庶此生矣。予曰：「將為兒作驂騞開道路，以待最遲至冬日，正可往觀斷橋殘雪。」

矣。」四姑娘笑謝天恩，予東望躍躍。

〔八月初五〕又至都陽樂平，規畫防務，滿兵，猛撲湖口，勢頗不支，予亟率精銳援之，奮戰一晝夜，予被小創，昇回營中，有旌陽觀，蹶足，進入善治各場，延之入營，裏藥良佳，願是夕，願苦痛不能成寢，令四卒昇胡牀，環行室中，又飲酒數杯，痛始減，年餘無此災厄矣。

〔八月初六〕返南昌，四姑娘聞予病，親侍湯藥，衣不解帶，日不交睫者累日。自是予廢筆札，約半餘日始恢復，然又阻礙予赴杭之願矣。幸趙如龍已返南昌，與友劇談甚暢。

自初七至十三日，皆因養創無可記。惟聞黃蓋忠已達富陽，與杭州汪世賢接近矣。

十四 四姑娘以中秋節近，欲予病中歡暢，乃爲予設備於百花洲，頗費經



營。

八月十五日，出堤泊為中秋佳節。得從四姑娘等之請，移帳駐百花洲之仙樂堂。清歌妙舞，旨酒嘉肴，備極一時之盛。賴省自迭遭戰禍，備兵出入，所必淨居民若干。戈久矣，及太平諸將亦多戎馬俗，忽無暇為賞心樂事。坐使名勝壘廢而無一處戰事多一番蹂躪，滿兵破壞性尤烈。乃至古蹟名區無不以摧陷為快。百花洲亦頽毀十之七八矣。予至此漸事條膏，幾復舊觀。今日至此，湖光山色，照耀墻宇，疾眼為之頓滯。四姑娘乃靚妝服，與馬生並肩攜手，拜於座前。黃某紹東等亦各攜其婦拜視。佳節予意漸爽，未飲而酒心已醉矣。晚後月光如畫，湖光澄澈如琉璃世界。予幾忘此身之飽經患難，且在金戈鐵馬間矣。

八月廿六日，趙如龍以予體既健，先請以一軍回德興。汪山子自率大軍殿其後，予尤之。黃蓋忠亦馳書至謂：「其軍已屯湖野，與汪王分境而治。願盼予往，可與汪王接洽訂約。」予遂與四姑娘商榷，委南昌與新自皖來之大將鄧某而收拾重器。

東行是時，全軍約五千人。

〔八月十七〕抵德興宿距城三十里之蕭村。滿兵憚予威名相遇輒潰匿。或且冒功以報其上。蓋妖官之積弊非盡殺不足以消滌也。是地本有滿守將郭某聞予至避匿山中。知予颯速即去不喜留守。乃伺予去後潛入城署。誣報如何拒敵如何取勝如何擊敗。居然受上賞擢顯宦矣。嗟乎此等妖魔至死不悟。雖盡食其肉豈得謂之過酷哉。途中遇一官翎頂惡態自謂顯赫予舉鎗刺殺之。然其眷屬老穉則不忍加害。反令兵送之出境乃已。

〔八月十八〕疾走至晚月上時始抵玉山。本擬宿城外。乃城中官守聞予大隊至。自相驚擾逃避。守反不得派亟入城。撫慰居民。令其各返所居。市人驚恐始定。烽火未明各出糧食。滿將運五湖勞問此殺不殺一人已得其宿署。府庫歸予。非佔地主義。否則全省十一府不匝月而屬于治下矣。滿官之失人心良有以也。深夜釃酒引杯相慶。

〔八月十九〕由玉山東入江山壙，居民皆設香案，相送元、元、黎、庶，各有天良，而爲妖信所惑，可憫。賊過衢州，侍王部下將戚某贈予一姬，予却之不得，乃詢其里居，姓氏，遂適其家。期日，即將入富春江矣，欲求一圖畫或地志不可得，與四姑娘縱談至夜，始就寢。

〔八月廿二〕抵桐廬，守欲一觀天目山水之勝，且避滿兵之防禦，免耗軍力。乃由分水嶺走於潛，臨安突入杭州，較爲人所不注意。密令趙如龍待於江干，予乃率四姑娘等，逆乘舟以輕騎疾馳入山，鄉民多有圍繞而觀者。予此次糧餉饒足，絕不擾及民間，登潛林坂，反爲懲治土匪，捕獲盜賊一般，山村僻戶，頗有誦予之德者。予非奸行小惠，亦分所應爾也。

〔八月廿二〕予在於潛小石山大懲土匪。先是山中多盜窟，劫掠行人，惟埋屍殺，無所不至。至是又與滿清兵聯合爲鄉人患，鄉人之遭其蹂躪者，冤無可訴，乃結團

築壘爲保衛計行旅出入須受檢查予共欲復其村往等具多方措大軍敢願拒乃告以所苦謂「如能代予等驅除者願竭精力報効」予詢其進路所經及窟穴所在立命部下往勦紹東尤告奮勇予形之曰「積賊成匪雖小敵未可輕視」既而爲賊困於碧中予遣健兒黃某率死士五人衝其碧諸軍鼓噪從之遂破其穴奪獲金銀衣物無算以其半畀鄉人償其供饋之勞鄉人咸歌謠不置夜置酒爲予饌行並求留一衣帽爲紀念品供祠堂中

八月廿二日 予出小石山過諸村村人有處女爲土匪所劫者其父母號泣於道衆心不平而力不敵不敢置喙予下騎詢得其詳乃遣健兒往索之盜橫刃出戰其黨數十人頗驍悍健兒被創予親往督戰諸健兒爭爲先鋒生擒盜魁降之編爲前鋒弁自以村女還村人盜深服予之義勇竟敢行爲善「後從予入川爲士司所戕念之殊耿耿也」

八月廿三日 上午過一村近臨安矣有逆子毆其母村人不平返爲所毆且率黨

劫毀人家器皿，村人畏之如虎。予見其母哭於道，聞其始末，即得逆子所在，殺而梟其首於竿，以辱托村人之謹愿者。即舉逆子所掠得金賜之。四姑娘笑曰：「安得父王走徂天下，爲人平不香如包者也。」下午，不著溪，展玩風景，遂連久之。有主人朱欽，題詩於壁，寫其牢騷，半即延之。入嘉禾，生言：「勸予即據杭州爲京都，與天王對角。」予笑置之，謂姑俟他日，今非其詞，然其才可用，惜聲暗遣之。

八月廿四日，抵杭州。於江干與趙如龍相見。趙語予以待王，騁蹇狀，予遂不復入城，駐兵江干，而自逍遙天竺石屋間，夜宿山寺中，僧人與予談經典，不知予爲提兵劫亂之人也。注侍王亦僅知趙天府在此，予令部下嚴守秘密，不願與之爭體面，且巧山野服，徇徕湖山，甚自適也。是日，湖兵與侍王大戰於塘棲鎮，直有勝負，聞趙如龍有襲而取之之意。

八月廿五日，侍王偵出，兵與清趙如龍即率輕騎天境據之。時黃蓋思已赴寧波，遂爲聲援，侍王不敢進，乃遣走蕭山，而留趙如龍，請予入主杭州，予以湖州非

劍業地用之。且言：「三日後卽渡江至寧波。將游天台雁蕩以入武夷。然後歸贛。諸守將不願久縶於此，與人爭短也。」予蓋惡侍王之擾亂，而又不欲同室操戈，故決意避之他所，諸將恐不知也。

八月廿六日 予宿西湖之雲棲寺，夜月松風，令人有出塵想。與老僧夜話，頗得禪悟，寢甚遲。

八月廿七日 居石屋嶺，篋洞與四姑娘等品茗持齋，樂而忘返。僧寮下榻，不知有兵革事矣。

八月廿八日 又遊西谿，獨宿秋雪廬。夜間萬籟俱寂，此心湛然，卽欲棄軍爲僧。惟大川之志未遂，尙不能放下屠刀，予之罪也。引壺自傾，且澆塊壘，頽然入夢。比醒已紅臥滿窗矣。

〔八月廿九〕二游滿覺，水榭盛開，天香韻都，證以前巨禪語，冥下葛橋，小良知其惺惺也。

〔九月初〕山平予留諭諸軍，期旬日會於湖州之赤嘉，予乃自率輕騎渡江，過蕭山，馳入紹興境。聞侍王部將方據此，不願見之，周旋乃微行謁大禹陵，登蘭亭山，縱鑑湖守將莫知予為某王也。有問者，予以某天將名代為晚梅山陰勝處小蘭若，噴旨酒作伴，其樂無涯。

〔九月初二〕予渡曹娥江，出上虞，入餘姚，騎行絕駛，夜宿四明山中，距甬東半日程矣。

〔九月初三〕抵鄞之南門，時江東已為夷人開設商埠，檢査行入甚嚴，而平王之黨某天將方主寧波城，予不願久留，縱騎入四明山中，略一徜徉，即向南行，軍士皆總乃宿山寺。

獻八寶山寺

〔九月初四日〕由奉化入天台山，崎嶇險阻，從予者躡屨而絕不言苦，謂必不去也。予不遠大遠，新山嶽外，降壑臨界，石梁袖洞，往來玲路，得樵夫僧為導，始得。出凡五日，乃至括蒼雁蕩道中，土匪橫行，強者即與之酣，弱者曉以大義，或屈服之，然有與味了無苦。

〔九月初九日〕是日為重九佳節，予攜四姑娘等登雁蕩絕頂，天風浪浪，海山蒼蒼，便覺我登來賦，浩賦謂：「太華峯頭作重九。」予自在雁蕩最高峯，何異芙蓉絕頂，南眺遙想，心曠為開。主太為予持酒，一醉在巒石上，傾杯暢飲，四姑娘亦為之醉矣。借境不得，一枝黃韭，蓋此期抽，高躡絕少，雜絕，惟有長松翠柏耳。暮色蒼然，遂策杖而下。比山半，村人看鶴，離鸞，菊，黃花半吐，乞得一枝歸，以慰相思焉。四姑娘簪花滿頭，馬生注視而笑，憨態可掬也。

歸山

〔九月初十日〕予在嘉嶽外遊，與寺僧談台游故事，於劉阮遇仙，又得





〔九月廿一〕由永嘉西行達處州萬山環抱鳥道徑迴衆或苦登陟之難予貪幽勝樂其不疲也過松陽遂得瘴夜宿山巖中虎隨狼嗥恍入心着幸健兒皆斗膽且持獵槍開立懸兩虎食肉寢皮解快不已山付貧瘠絕無佳寢予乃出所製之麵餅酒乾冰醴以飲焉

〔九月廿二〕訪永兩湖嶺山中探野果食之其味甘美山花爛然非桃非李洵仙境也  
晚宿山寺

〔九月廿三〕抵仙霞關過此即大闔閩浦城境矣憶自前月由玉山出仙霞關環浙之行修已匝月今當復歸贛視諸將近况然予生平未至闔必欲乘此一行馬生家北饒擬擊四姑娘窺里一視親族予許之訂一月後予返贛當至廣信迎四姑娘而後西行也夜宿楓嶺守之留仙村驟雨晴四姑娘來問安心殊念念乃壘火生愛稽顙此其不易解脫

〔九月十四〕予拔隊由楓嶺渡南浦，改補城壕。此地潮朝亦設重兵，將以干橫行四出，如入無人之境矣。疾馳至晚，入建寧城，據之頗苦。卑濕食物亦不甚適，夜飲早睡。

〔九月十五〕抵延平，過鄭成功故宅。鄭王力戰滿虜，志甚瑰瑋，不蒙天佑，挫敗金陵，遂入台灣自立三世而國除。然其高風亮節，予頗慕之。謁其祠，遺像猶存。聞滿官時欲毀拆，幸其子孫託言醜神廟始保得焉。嗚呼！建虜漢奴，豈能以一手蔽盡天下耳目哉！題詩於壁，而出夜宿古寺中。守將某願降，予受其印信財物，卽委城東行。燕雀安知鴻鶴之志可哂。

〔九月十六〕予抵閩清境，觀覆鼎山。下午至福州省城外，時南台已爲外夷租界，兵不得通過。然予在天京時，曾與夷人往來酬酢，夷人贈予以證書，謂「他日如過各互市場，可持此得優等待遇」。予在事波忘此一事，今至此，予意不欲入城與侍

王派衝突，不如橫此與南治，裹以二戰，其利其有置也。初，遂入領事署，遂見領事，立出迎，遂請以清款以洋通商，陳極般深遂，並對而出，紹東兒亦德焉。拜謁天主堂，短模壯麗，以律整而書教注一，即以此為人之祖，都解為法，皆與太平國數，吻合天王之教化，殆得自西方宗傳也。晤其教師某君，為予大開會場，集教徒數百，人請予宣告意旨，謂之演說。予於教理實不深，遂且予幼讀孔孟書，彼教反對孔孟，予何能信，但既承優禮，仍與與以為善之旨，將事發還而已。敬徒叩呼，稱予為天使，贈予莊家盈袖，以馬車送予歸，紹東兒亦知之。此為予外交第一步，予以為夷人極講感情，將來如有外事，當先以聯絡感情為務也。

〔九月十七〕 侍王部下守將顏某方為滿兵所困，福州城外三面皆滿兵所包圍，予初率騎，即與夷人接洽，故未知其詳。蓋南台一面，滿兵亦不得少越雷池也。顏某知予願，即於餘精銳，駐紮江南岸，特道心腹假道南台，來營商榷，欲予援助，並言事成當厚為城注，予謂：「同胞之誼，既至此，自不容坐視。若以利相誘，則非予之志矣。」來使極道誠懇，予允之。

九月十八日予率五百人出瀘溪欲攻西門，綏興顧履先鋒，予以其軍勢乃令感天將朝棟為統領，而紹東副之。予自登鼎山支峯觀戰，是日滿兵殊悍，盪決良久，勝負未分。予以暗號令紹東偽退，誘其先鋒入山坳，即以後隊伏兵衝出截之。滿兵果中計，紛紛敗退，棄置衣物無算，先鋒奮勇脫逃。西城三角之圍軍，不知虛實，以我援軍大至，兵心動搖。予軍隊衝破其三角城內，天兵已得潰息，復開門擁出助戰。滿兵遂退駐三十里外，予軍遂入城。

九月十七日予軍與顏守將兵既聯，合皮箐為攻瀘英節，節退守，天軍大振。各外縣有來通款者，顏某請予入城，署曰王府。予不允，僅略至城內周觀形勢而已。蓋予自出秦京以來，轉戰皖鄂浙贛，俱得而不守。予志以衆所共爭之地，不免同室操戈，守亦何益。故以攻略徇地為游歷計，選各地既備，然後入費得一厚壤，則予生平之願足矣。今在瀘雖獲全勝，猶此志也。顏某聞予不允，久居悶，心益憂，蓋功成而讓之，使補我享受，寧非幸事。

九月十九日晨。瀾兵忽以輕騎夜襲顏防營，并及予城外所駐先鋒隊。倉猝禦敵，頗多死傷。予亟馳往，指揮滿兵已退，查敵軍士器械，顏營損十之四，予營損十之一。予後即日返延平，仍入贛視師。顏求予臂助，長跽泣下。予乃許留三日，必使滿兵創敗出百里外始歸。

九月廿五日，予全謀騎探備兵申堅所在，知主帥在霞浦，而軍兵在雙髻山之麓。竊即遣死士飾為樵夫，入雙髻山探樵，為游兵所捕。問此間富室所在，蓋妖兵志在搶掠也。樵夫備以空山中，有富室藏金，妖兵大喜，陳明統領，全隊往取。果見巨厦雲連，皆爭先恐後，入門則皆空室，而伏兵四圍驟起，全隊六百餘人殲焉。蓋予先使富人避匿以誘之也。此役殺戮甚眾，予亦知悔然不復已。自是滿兵大懼，悉移回霞浦，不敢窺閩境者三月餘。

九月廿八日，予各軍士休息游宴，頗茶出軍營，夫情之予營始豐饒，非在贛時。

〔九月廿一〕國 司 戒 軍 士 衣 裝，以明自時 延 平，顏 崇 慶 山 於 南 竟，崖 南 有 恭 教 寺，國 醉 齋 饗。

〔九月廿廿〕予 緣 闕 故 止 湖 務 復 置 山 事 之 高 郵，頗 人 聞 予 稱 太 敗 滿 兵 者，鐵 來 瞻 視。

九月廿四日予 不 在，抵 延 平，仍 居 鄒 里 祠 內。鄒子孫有貧乏不能自存者，予 命 簿 止 存 然 捐 金 贖 濟 之 予 獨 捐 三 百 金，賜 其 族 長 修 祠 宇 蓋 亦 白 銀 鑄 金 師 專 意 也 令 陶 詔 室 後 祭 之。

〔九月廿五〕返 建 寧，健 兒 戚 朝 棟 輩 迎 入 署，置 酒 高 會，予 乃 召 其 邑 人 之 素 有 鄉 譽 者 委 以 城 守 事，衆 歷 訴 前 此 滿 官 之 貪 污，及 軍 興 後 滿 軍 之 殘 暴，欲 留 予 鎮 此 予

歎意不已。

〔九月廿六〕予西行入建陽，過而不留。傍晚，見奇峯異壑，欲騎入畫，知已入武夷山矣。乃令茶筓駐山口，而自策杖挈紹東陶記室輩五六人入山，曲折幽邃，幽香鬱然，幾疑身入仙境。夜宿朱文內故宅，陶詩壁，樽祭告交，帶四姑娘，不遠見也。敬致辭，香族人贈予文公詩錄半集，爭因與紹東兒等講論，竟夕。再聖外王之舉，彷彿如可見。景行高山，洵可樂也。予以金囑族人刊石焉。

〔九月廿七〕予隨行九曲淵中，奇景萬狀，徘徊俯仰不能去。因山去翠，越力爲疲，三越高嶺，此晚已抵雲際關門，則全隊已駐關下候予一日矣。出關卽贛之資溪縣，陶託室發書數通，告南昌、廣信、袁撫、臨江、贛州諸守將，並致書上饒四姑娘及馬生。予本擬一臨四姑娘宅，因聞滿民圍南昌甚急，遂令四姑娘、班婦卽自來會南昌，并力退敵，然後入湘。



〔完風甘瓜〕 袁山劉羅漢與敵謝昌挺驍三十餘陣軍於期滿將某戰陣  
手至氣益奮遂大勝逐場某入湖中此二十九三十日事也此三日中子德甚而四  
媳婦以三十日限至日

子居南園署中為四媳婦談武夷九曲之勝四媳婦扼腕不置以且  
擬以二十五六日至仙館探視想父王必愛武夷之勝也豈知彼乃竭力阻撓至  
於酒酣而乘隙始嫁父不聽兒獨得遂以至接父王書後始克成行也子視馬生  
而笑蓋以庸才而獲美妻安得不倍其戀愛哉子乃慰解之曰「此亦難怪子新婚  
嘖亦然」四媳婦各聯不語紅暈於頰方聚語時忽侍者遽入急報則贛州失守天  
將斷某陣亡之警耗也子投袂起（自十月初二以下飯至翌年三月十二日）

（按此太平天國九年之三月十三日）子德屢視庫墓首黃縣北  
得取樹平相和路為子兄弟輩發祥之地極北使而後漢敵口甚滿兵既去不常

卽天兵之鎮守者，亦殊了無精采。土匪橫行，居民抱痛，予實不忍卒視此行，亦不過展視廩藁而已。屬令人無窮憤慨。予卽趨程趨桂林，時黃蓋忠方任桂林主將，與高兵相持，予以舊部五千人助之。滿兵退守梧州。予與黃別出屯靈川，黃追而逐之。予約至長沙，始相邀偕行。黃亦以爲然。是夕黃餞予於城外之九帝山。予大醮爲衛兵所扶持，始克歸營。黃因留予三日。

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俱在桂林城外。予性好動，不耐束縛，中心耿耿，無奈何也。

〔三月十七〕予率所部渡越城嶺，左右偏裨凡五千人。時粵西非兵革所萃，盜匪出沒，形勢渙散，見五千人軍容，羣屬土紳莫不異之。頗願引爲保障。予以趙如龍方告急於湘南，却之。是晚銜枚登山，衆絕無倦容。過山卽湖南界矣。予自新年入粵西，至是春深，感歎不已。

〔三月十八〕晨起，渡五嶺，此爲越城實五嶺之一也。單騎走山中，雖終身行役，而

此間幾忘軍旅之苦，意致頗欣欣若在梅花開徧之時，風景更不侔矣。策騎間行，大有秀才風味，自笑亦復自憐。是夕，四姑娘忽病暈眩，予恐其感瘴氣，聞全縣有良醫，便急足厚幣求之。

〔三月十九〕居越城嶺之某廟中。午刻，四姑娘忽汗出疾愈，遽申刻醫來，實已愈矣。贈以幣而遣之，未服其藥也。山中亦無藥可備，四姑娘且持不服藥爲中醫之笑。予笑謂：「醫與備診愈之用，兒安可得魚忘筌哉。」四姑娘亦狂笑不已。下午疾驅至新寧，距武岡七十里，因駐宿山村。時予從者糧食悉備，不擾民間雞犬。而此間澗兒聞予名，爭來請見，願從之北征者以數百計，予收錄其半，向隅者猶怏怏也。有自武岡來迎予者，予深延感謝。

〔三月二十〕抵武岡，午飯，頓增新兵千人。予爲約束部署，訓以大義，勵以勤樸。乃循資江北行，一日二百里。三日達桃源，距常德三十里，強規察形勢，將進攻。時滿將某素有知兵名者，願爲於予名，竟棄城遁入長沙。予亦不復追，卽入據常德，爲東拓。

蜀地步移數千里，相繼守師，以立界。蓋子以為釋其罪，終非次計也。惟四姑願志，獨守久。

三月廿三日 得嶺中來書，知天玉遣護王等專援嶺，兵勞震盪，雖不明言討子之罪，似死力與子為難。欲索製子部下，制子命。幸子部下肯生死不替之兄弟，決不以浮言變惑，但同顏相殘，互攻不已，則敵人乘隙反攻，其大敗可立。子自念田起義，從天玉北，向丹心誠款，原期為國為民，不計利害。今義遂在猜忌，子出亡已年餘，奔擬為天爵，推服力乃得此失彼，奸狡者有意，想則往往不覺，以入側戈，向子何惜以地相讓，但一入城，即指觀封禁，以洩憤，亦何有則子之心，遂不明功業，終不願徒多聲，與何為因此，子決心規十衆，所不爭之，為子為義之營定。夕子與四姑娘深談，不禁泣上露襟。四姑娘亦汎潤雪涕，楚囚相對，無限傷心。既而豁然起，舞劍曰：「天下之大，大丈夫何患無容足地。子計決矣，毋走險地，雖死不悔。」乃命四姑娘作密書數十通，告嶺中諸將，毋狃常態。

〔三月廿四〕駐常德，長沙諸將與予奉通好，却之。蓋予計在久，則不欲與妖魅爭光也。

〔三月廿五〕雨。在常德規畫入川途徑。議決由鄂之施南度五龍關，走石柱，與山中撫成和之背，出其不意。滿官駭某常無能為也。四姑娘亦然之。惟馬生有憂色，蓋渠膽小如鼠愛鄉，若命聞川地險，又聞贛鄉益遠，故戚戚然不敢言。四姑娘睨視而笑，陰陽易位矣。

〔三月廿六〕予又作書促贛將來歸，且云如不願從予者亦聽之。是日趙書來，期後日至。

〔三月廿七〕予以贛軍之遲，尙須時日，乃率小隊出游洞庭，奪舟毒數十，進趨並進。滿守官大驚，以爲予將攻也。嚴調兵屯湖壩，又不敢進戰。予乃令先鋒堵截其後。予還游君山石塘，諸勝夜飲湖中。至二十八日午後始歸。滿兵皆與注湖，未嘗一

舉手，如司馬懿之於武鄉侯，徒聽城樓上之琴聲也。滿官膽怯至此，真不值一笑。然勞民傷財，而民心尙未一致離叛，誠天幸哉。實則東楊北韋有大罪焉，非然者，今日尙有滿官逍遙此間，吾不信也。

〔三月廿九〕黃蓋忠以贛師自衡山繞道而至，兼遵予命，不欲取道長沙，致啓爭端也。凡省會之地，旣爲滿兵所注目，惹起無謂之恐慌，又爲中朝所聞，疑忌紛起，奸佞乘間進讒，謂予與天王爭權對壘，於是引起同類相殘之惡感。此又何苦？乃爾故予自此多走邊地，避去省會注目之地，所以免內訌之火藥線也。嗟乎！吾知天朝之亡，殆不可免，但少一次挑撥，即可延長若干時。予不欲逞予私見，猶以舞弄爲能事，予書至此，予心碎矣。

〔四月初一〕趙如龍亦由岳州遙迤而來，相見後頗有意見陳述。予諄諄曉諭之，乃晤渠等皆忠懇赤心愛予。故時加勸諫，奈不知予之別有懷抱也。雖然，予力勸彼等不必從予，人各有志，不可相強，則又涕泣誓死，此亦命也。但惜爲予牽入絕地埋

沒英雄耳。

〔四月初二〕陸起、蓋陸成、樑亦自湘潭至，兄弟也。入門即哭訴某王爭贛之無理，可喻。吾等功敗垂成，委棄全贛，冤獄幾如番家軍。予乃慰藉之謂：「既不能手刃奸佞，又不能止格君心，奔徒窮荒，將來亡國破家，同付一炬，此之不借而又何借？若得邊隅一席之地，藉存大漢衣冠，此鄒延平之志也。」予竊慕之，趙陸等乃釋然，精神極奮，生氣又勃勃矣。午後復有自浙贛來歸者。

〔四月初三〕予即欲戒裝由慈利西行，忽感腹疾，四姑娘勸予調養數日，乃止。常德地利豐饒，舟車輻輳，民情亦純良，而含有堅毅氣，可感以忠義，惜予無志中原，殊深戀戀也。

〔四月初四〕復有浙贛舊部來集，亦各有所傳訴，大都不外某王之出死力以傾軋予，不勝慨然。病體稍瘳，愈加憤鬱，未幾又生一阻。力願予樹後靜坐，忽覺人生萬

事洵影刺業垂統未必即可萬年凡事隨寓而安最為自適之道否則紛紛與窳鶯爭食何時了局那心轉坦然精神亦遂不惡軍中推陶記室所薦之黃菜如醫視其人一村學究耳然簡精服理服其藥一劑而驟獲大効人安可貌取哉晚陸甚早頗能耐適諒亦黃氏立方之功也

〔四月初五〕病已霍然惟肢體稍弱耳遺趙如龍等審洗露隊由慈利前進所後陸起蟄繼之各有兵約二千人頗精銳然予示以密意謂不得已而戰否則疾趨入沅澗通過殿道而巳予擬輩健即自尋死士數百人探龍山鶴峯之道與趙陸輩會師施南監子洪喜探邊陲隙地為他人所不及設防者以為雄勞苦而損失兵糧較峻且大寒我敵亦表示我不願多爭權利之一端也更有一義子自謂存心頗善則似邊地少瘠貪欲無以動兵士撈掠之念似徑全道義為多老子云而不見可欲其心不亂也予之甘願蓋得此物此序也

病已若失予率小隊往遊桃源藉資疏散縣西即武陵漁人獲奇境



磨。磨深美，亦往勝，然籌香，論然開朗，良田美池，以證實情節，先生之寓言，亦未  
免穿鑿，後亦因遺蹟而事，事造作以合文字所載，既失之，顧矣，然則此者，莫不心，想  
神仙，越，然至，辭事，則又，我，心，秤，然也。榜，晚，廻，吟，詩，數，道，因，姑，娘，改，妻，在，真，紀  
當，抱，負，和，藥，可，謂，面，相，藥，事。

（四月初七）晨起，拿筆，任，才，冰，凍，裝，待，際，忽，漸，集，詳，諸，清，亦，願，誠，翻，曲，辭，可，謂，以  
馳，來，是，相，見，大，喜。特，因，之，得，常，林，碑，一，日，彼，其，遠，深，纏，處，不，足，浮，險，滑，事，以，分，給，而  
糧，器，械，壓，下，皆，歡，聲，雷，動，近，城，商，民，多，有，來，獻，銀，米，者，咸，意，欲，予，以，此，為，根，據，地，居  
中，指，揮，決，皆，如，趙，匪，意，爭，相，行，討，已，決，不，從，其，言，是，夕，與，戚，縱，談，至，夜，深，戚，意，亦，言  
天，國，危，如，繫，卵，也。

（四月初八）晨刻，戒兵，先行，亦由，慈，利，分，軍，千，人，與，之，乃，自，率，統，社，三，十，六，人  
及，四，姑，娘，等，走，青，龍，山，越，登，高，嶺，路，頗，崎，嶇，幸，有，鄉，導，數，十，人，不，致，迷，歧，日，晡，始，抵  
大，庸，此，地，為，古，庸，國，地，民，生，不，甚，富，裕，又，經，兵，燹，城，郭，蕭，條，浮，駐，營，城外，不，冷，軍，注

入山幽擾時滿守吏已逃人民頗有奉酒食迎予者予略覘其衝署倉庫標以封誌  
卽擗騎返營去自地雷雨雜報響濕聞土人言恐山洪將至予乃急釋高阜移  
營夜集聞水聲漂沒牲畜廬舍頗多幸予營尙高於水平數尺得無恙然一時去路  
不通又聞須度分水嶺軍士頗有憂色夜深謀者返報前途無水分水嶺不甚峻過  
嶺卽乘順懸地平原百里人烟頗密予乃謂「明晨亟覓道進行雖冒雨非所顧蓋  
櫓淫霖爲災山洪且致復發則跋涉更不易也。」

四其似此大資刻卽執隊稍懈尙涼涼然北登嶺甫已止且漸見晴雲披絮少頃  
日晡現爰軍士莫不喜形於色行稍奮中刻卽抵永順滿守吏頗有堅拒意閉城不  
納予欲僅就高地駐紮聽其負隅咸不以爲然謂「軍心躍躍強遏恐變不如許之  
而嚴戒縱殺如有內應遂備吏者尤免屠戮」予知軍士所希望者固別有在亦未  
宜過拂遂頷之而特提不殺良民不劫商賈爲最要條約威力住決不蹈英王等部  
革覆轍乃下令攻城不三時滿吏微服遁去良衆開城迎予軍予與戒整隊入城咸  
欲護予居署中予不允仍宿治嶺軍中。

〔四月初廿〕 予在水順見城市於兵燹後頗多憔悴因苦狀問之知去此一月前滿兵潰退四出劫掠任意焚擄奸淫被害者不計其數晚間往往聞鬼哭厥聲極慘若天陰雨則白晝亦聞之予軍帳在古嶺之楚王廟中廟頗宏敞卽前廢兵曾佔據者殺殺人亦於此行之予固親聞哭聲冤魂所聚自能爲厲在理固無足異也陶記室夙持無鬼論至是親睹青燐碧血其說不能自圓則謂亂世又當別論乃易繫辭遊魂爲梟之義也予亦笑頷之

〔四月十一〕 賊因收拾降軍改編隊伍擬留水順四五日予則拔隊先行四姑娘因有孕連日勞動致感胎氣婦人遷徙軍中誠非所宜然予一日無伊卽如斷右臂因不得不挈之偕行然旣成疾不能無所靜養訪得龍山麓有富家郁某頗饒庭園之勝房室亦幽邃乃由邑人介紹入居旬日留馬生及親隨衛士數十人保護以安其心約至施南後派兵迎迓四姑娘亦體予意不復固辭予自認四姑娘爲女後離左右者此爲第二次雖小別予心怏怏然乃知父子天性雖未屬毛離裏而名稱旣

定將感即隨之現天倫一家孽孽養弱便好味久不復相見能無淚乎予書此  
子筆幾不能下駐馬不欲行奈願以重趙斯期萬不可不赴旃而一帶厚勞正衰機  
會又萬不可失惟有拂袖而行舍棄一切耳

十四月十七 大軍度嶺氣龍仙山不堪擋而騎如不可攀崎深林密嶺截斷天  
日其中狼嗥猿嘯令人悽惻心怖山徑道狹且可單騎身亦絕無往來者下臨深  
澗一失足即有粉碎之虞軍士臨此似動思鄉之念予乃急以建業開地與將士乾  
會士各立勳名之旨誓告戒之軍士稍奮然有逃歸者予悉置不問其多數從予  
久苦勸他去彼固不允噫吾輩忠義雖赴湯蹈火決無二心豈區區跋涉以開啟  
初心哉是夜宿山神廟中枕戈達旦

十四月十五 晨起趨程方策騎行山徑中忽聞鳴鑼聲據土人云山中多盜往往  
往劫人財物千百成羣大都係苗朝族裔曠悍絕倫為患已久今更因世亂之故時  
復團結四出截擊經過軍隊掠奪輜重前當滿軍過境時大遭蹂躪蓋彼宗旨惟在



取物，亦有用人矣。是夕，衆兵咸疲乏，因搜盜窟所藏，悉以犒之。野釐山看，可供大  
舖軍士飲啖甚樂，又得婦女數十人，悉放還家。軍士或匿其一，予知之，立置其人於  
法，仍放婦，女令去，紀律肅然。遠近村落，來犒軍者，頗多咸頌予等爲彼除害。夜宿一  
富紳家，子女妻妾俱出拜，獻金三千。予令派給軍士，私人不發其分文也。又欲贈予  
一婢，予却之。

〔四月十四日〕 子軍辰刻度長韶嶺，卽入鄂西境。午刻抵來鳳，彈丸小邑，居民數百  
家，頗多困窶，稊蕘積廩，以自給。滿守吏聞子兵過，已遁入鄰邑。士民開城納子軍。  
子令賊領一營，略取鶴峯，以補糧餉。又以半駐城外，而率三百人入城。傳見父老，懇  
諭撫循，出於誠懇。士民感德，愛戴請留兵守衛。子告以入川意，則皆歎惋固辭。子婉  
辭焉。晚間，供饋甚盛，獻酬盡禮。稱予爲王子，謝賢主人之惠。乃許留健兒三人，軍士  
百五十人爲之守城。約川局定後，更爲善後計。父老大悅，縱談至夜深始散。予雖向  
以保民爲務，然責主獻治，前未有也。

(四月十五) 予戒備曉行，遇人士，請祖餞，攀轅甚切，予不獲卻，駐馬北郊，以待。士紳設筵山亭間，杯酒相屬，予受而飲之，酬酢既闌，逾午暑矣，旋從谷口度虎鶴嶺，土人言：「山多虎，宜侵曉重度，逾日中可出谷，若午後入山，則或至傍晚始出，危險言矣。」勸予暫駐北郊，勿冒大險，予笑曰：「虎有若干？」土人曰：「不詳其數，但前後山或多至十餘頭。」予掉首曰：「然則予以強兵千餘，乃畏十數頭之虎耶？速行毋候，虎雖猛，當不及苗匪之毒箭也。」遂以未刻入谷，期酉戌出谷，幸道尚平坦，銜枚疾馳，了無他異，方嚼土人之徒事，歎嗟陡聞叢薄間呼有風聲，譯者探報曰：「一山石間有白額巨虎，二取負嶮勢。」予顧健兒蔣彪黃猛二人躍趨曰：「請往縛之。」於是健兒十餘人皆攘臂起，請從之，軍士咸持弓矢助威，予疾馳往視，虎果巨倍於牛，一障踞石上，一排徇路間，軍士欲發矢圍攻之，黃猛呼止，挺身而前，挈鐵棒試擊之，路間之虎躍高丈餘來撲，黃猛豎鐵棒挑其腹，用力擗之，拋數丈外，虎負痛腹向上，足不能翻起，軍士爭前刺之，血盈草間，狂吼不止，逾時而斃，同時石上之虎直撲蔣彪，蔣以銅鎗擊其股，虎大吼又躍起，蔣斜出其前，又以鎗連擊其額，虎爪傷，藉倚軍士，南發矢十餘，悉中創，虎始伏不能動，蔣又鎗其腹背，既斃，蔣乃負之而歸。





四年。開太平天國成立。滿官將盡驅除。未知確否。大王為天國上爵。當必知其內容。今滿官不專至。簡太王來此。為天國殆出代。滿奴而與矣。予領之謂。一弔民伐罪。予之天國。愛寬推善。亦柔之本。性天國。統。不久當而實。其今日。茲瀕臨。如燕巢。屬燭耳。何能為君等。保守疆土。為居民造福。承返京師。必為代。魏天玉。賞以殊榮。以永世澤。幸勿自菲薄也。土可唯唯而退。予命將所獻金幣。將土軍。及大隨。七時始各散歸寢。

〔因月廿七。予命伐山中竹木。作筏浮清江。出施南。取分軍士六百人。遵陸行。互相呼應。又岳均。勞逸。蓋水程。雖逸。河身狹小。不能容巨筏。恐多延時日。故亦陸並進。而間日。于營。番。勞逸。既均。程期且速。此固猿猴所獻策也。是晚筏成。入水試之。頗有泛舟之樂。置酒賀焉。〕

〔西月十六。早。分軍士。後兩。一登筏。一陸行。采。西姑。娘。等。登筏。於筏上。設。帳。房。濕。如。家。屋。巖。處。坐。臥。皆。適。敵。之。策。騎。馳。烈。日。中。勞。逸。懸。殊。兩。岸。至。土。山。大。家。穴。居。依。〕

然太古民風也。予先令宣恩之鄉，導告以予軍實情，決不侵擾，故絕無驚恐。或有扶老攜幼，升阜而觀者，皆曰：「天國之軍，果與滿兵不同。」或云：「此君子軍也。」予雖魏不敢常，然民情亦大可見矣。

〔四月十九〕自筏中晨起，饒露綺麗，山光如沐，連日風塵鞅掌，得此逍遣世慮，便自謂富春江上矣。間與西姑娘談浙中名勝，欣然命酌，遂傾壺觴。忽隱隱聞砲聲，曰：「北來。」即日施南有戰事，必陸趙先至矣。急遣謀者探之，果然。旋由某弁獲得一虜官，並眷屬數人，予以其攜贓物甚多，知爲貪墨吏，命卽斬之，以正其罪，釋其眷屬使去。亦頗多殺無辜。後搜其行篋中，得一書，乃英王部下某將所私致者，略謂：「子如納土歸降，常有爵賞，切勿徘徊。近來鄂湘一帶，多有流寇，冒稱太平天國旗幟者，子如遇此等人，要當慎之，否則爲王所聞，必且以汝爲叛逆，則身敗名裂，悔無及矣。」等語。予乃知此虜官私通英部，不忠於滿，其罪狀確鑿，卽并其眷屬屠之，亦不爲過。今僥倖漏網，在予爲忠厚，而在彼且爲失出之刑矣。

〔四月二十〕辰刻已附施南城下。陸趙先開予至，派部下來迎，予遂舍筏而騎，陸趙並轡而來，互道辛苦。陸因言：「虎官魏氏初開予等至，開城迎降，予等駭其歸順之速，頗疑魏與之語，爰離閃爍神色，亦有異，遂相戒爲之備。旣而彼認爲子等，遂方釀醉，聞忽借人倉皇投密函，魏變色不語，旋托更衣入室，予等方令，亦卒出，然則魏已騎驛出城，有所接洽，而城外旗鼓方張，兵士密布，不知其所自來，予輩乃亟披衣出署，署前已有荷槍者見阻，守等立殺之，飛騎出城，則城圍已作戒備，門且閉矣，又獲數人乃出入營，急下令嚴陣以待，諜者始言來者係英王部將，本係云家人，今乃詭辭陷害，憤懣不已。無何，彼營中竟開槍發矢，向予輩突攻，幸予輩於歛時，聞立知戒備，乃亦開槍還擊，血戰半日，未分勝負，互有死傷，尋趙如龍僞敗，突圍而出，向西奔逃，某將遂以全力對予，予恐趙軍果敗，未明其意，即亦引退。某將措擲猛退，轉墜城，西角突有伏兵起，擊將其兵截爲二，予知爲趙兵，設奇，亟前接戰，成夾攻勢。某將大敗，向東狂竄，餘兵降者三百餘人，奪獲糧械頗多，魏某亦不知下落矣。整隊入城，出示安民，無意中得此城池，魏某可謂弄巧反拙也。」予曰：「吾聞袍聲，即知有戰事，今果成功，非二兄之力，安能有此。」陸趙咸謙遜未遑，皆曰：「此



紹東黃蓋忠趙如龍四人率兵至石柱廳等土司處接洽令為鄉導招定川南然後由西歷東向而趨成都之青龍也論之吮空蜀不難定也衆惟向予馬首是瞻即亦不生異議定期日四人分道出發期十五日至今日歸報然後西征

〔四月廿二〕晨起予為知使者偕行黎四姑娘等策馬出北門四使者已整裝嚴陣鶴候驛亭葦蕪館外河與陸路盡先雜酒酌趙如龍次黃蓋忠次楊紹東次馮朝棟各宗以機宜數語又設誓相約飲啖既罷乃定趨如龍向涪縣黃蓋忠向石柱楊紹東向黔江西陽威朝棟向涪陵南川各以兵三百人為衛宣明宗旨遊說結納而絕不開費挑發者野人相犯退屯自衛曉以利害即萬不得已而戰亦限於自衛而止不貪其土地財貨且首先資助者則與以特別利權以爲招徠地步四人皆領命而去予輩同袍同澤會甫數日即遽分離人生聚散無常洵是感慨係之晚領尊自酌澆萬壘頽然而臥不知東方之既白

〔四月廿三〕予居施郡爲屯糧度夏計以待聞將之消息因察視施之地利難僻

居萬山中，而有清江、上源、大沙河、小沙河等各支流之灌溉，頗可獲桑麻之利。惜土人蠢惰，不知農山各業之方法，惟種山薯、玉蜀黍以圖糊口耳。予因選得軍中浙人數名，又湘人若干，令條陳種桑植麻諸法，即日按法試行之。予亦自定課程，每晨起，周視郊外一處，三四里或五七里不等，返署閱兵書數頁，下午閱齊民要術等農工專門書數頁，手寫大字數紙，傍晚閱操半時，燈下讀詩文集，或自作小詩數首，及寫日記一則，如是者以爲常用自振厲。

〔四月廿四〕 予晨七時即策騎行城北隅，適當大沙河與蒲浮溪會合而入流清江之處，水澤肥沃，築圩設閘，可得有數百頃，土人不知，但收蒲葦之利而已。且有魚鳥而不知獵取，有材幹而不知製作，坐棄地利，甚爲惋惜。因思先用兵農法，於此間着手，以佃以漁，以耕以耨，鄉導謂予曰：「澤中多毒蛇，又時有匪徒惡人出沒其間，故無人過問。」予笑應之曰：「看孤家手段如何，不出三月，富利之效已可睹矣。」歸與陶記室計畫分兵屯壘法，有把握。

〔四月廿五〕予又往郡北一方面令軍士先運石灰乾土備用一方面則飭各軍人用長矛鉤斬刈荒穢殺蛇誅蠹使不得逞。荏葦倒入水中傾石灰使朽腐上覆乾土先後淺渚爲之一面又設漁獵隊得水鳥野兔甚多肥鮮可充庖廚又伐蛇取鼉登龜取鼃魚類亦甚繁有一種似武昌丙穴嘉魚而大者味美甚惜不能轉運他方以獲厚利然土人之口腹亦蒙其福矣。遂派定屯懋軍爲四隊一開闢二填築三耘耨四漁獵而漁獵又各自分三支隊一取魚二捕鳥三圍獸軍士皆精神勃勃興趣充分似較之焚殺擄搶爲勝也。

〔四月廿六〕改往城東隅則蒲浮溪回抱處風景清淑有似江南予擬闢爲果園兼蒔花木與陶記室等相度規畫久之施地向產桃梅榛栗麥蘆菱藕然人而不修往往聽其自生自落種遂不佳予亦擬選浙贛湘人研究樹藝使之繁殖佳良又清江納衆溪灌注夏秋必暴漲頗傷禾稼冬夏則涸竭無潤又苦燥烈予意先從宣洩之法下手建築堤閘以盡水利俗稱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高蓋指四季多雨及地近沮洳氣候卑溼山積鬱蒸之氣又易化雨之故予計先從近郊起始改填於渚建

築圩岸，他年或能改變氣候未可知也。

（四月廿七） 輪視南郊，過較東北稍高，有山坡繞之，宜植木材作篋，因命一隊伐木開山，并漁獵隊分班從之，部署既定，歸與四姑，頗詳談四姑，頗因言：「山中物產，但知取而不加工作，則非積在枋廬，或致不適用於今，宜急設兵工廠，廢竹木，可以製器，皮毛可以織衣，薪炭可以煮鹽，下至土石，無不可，以人力改變之，使爲我用。」予大然其說，乃與陶記室等商定辦法，擬先選聰穎巧慧之兵士百人於城中，敦聘外來各工十人爲教師，營設木工石工織工三部，撥餉項若干作經常費用，又郡中士民有願來學者，亦可附設一班，以百人爲額，是晚手訂章程，與陶記室再三商榷，始定，擬明日宣告，縉紳父老，以便合力實行。

（四月廿八） 抵至西郊，大沙河自上游來，至此三折地味，與北郊略同，夏秋泛濫尤甚，因擬開爲潯澤，設閘以蓄水旱，則淤潯閉，則東南各對字，亦不將水旱矣。既歸，卽命兵士分爲三隊，往視一開潯三壩，總閘口工程，潯大，幸乎屢下，夙勤敏，又廢



從命命故有執祇匪撓然亦非一時可觀厥成也。昔後與邑人父老談其故事，且  
 頌頌其學識時化俗當務之急其意以施南風氣閉塞科名寥落得實補道  
 僧之地方福也。予謂：「願識南未嘗不甚供夫子亦云所既庶而高概蓋而教舍施南  
 受地勢沮洳之累，又經兵燹，生計蕭條，卽施教亦誰能容受，自當亟爲設法，以人力  
 改鑿地產，減陰寒苦，俾加轉，而後從事，日以大備，民知有室家，長子孫之樂，然後  
 乃厥序學校，自易爲功，否則徒爲虛勞，毫無實益，如使多得利名，浮游徒職於地  
 方人民，果奚益哉？」父老聞言，亦似覺悟，欣然領命而遊。

〔四月廿九〕予往察北部沮洳工程，見諸兵獲巨蛇，黃首黑身，粗逾人股，長且  
 丈餘，吐毒霧，使兵士眩暈者三人，予出扇，扇其口，毒外敷，內服，半日乃斃，蛇已  
 爲液，刀所斃者，人前醫治，瘋溼拘攣，乃命燻其肉而存之，陶記筆云：「沮洳湖處三  
 害已除其一，自此沮洳中可化爲坦途。」予四顧山澤，綿互歎曰：「區區之程，不存  
 餘寸，欲中宵龍蛇窟宅處，安得盡開闢乎？予不過治一時之標而已，若數載失修，  
 震蕩腹摩，則巨蛇惡豈又相偈而不矣，不知我法後有能繼志者否？」陶記筆曰：「

王如在川建節，此間威力所及，當無不可保存豐沛遺迹，何慮爲？予曰：「世間事正未可知，或數年後又爲魔官所蹂躪耳。」相與喟然。

〔五月初一〕予卯飲蒲觴，諸兵弁皆走賀，予各賜一卮，云：「祛毒也。」旋往南郊視察，有探地一兵，云爲虎所傷，今方謀設阱捕虎，予詰其詳，則南山有一峯如屏障，中間巖穴，惡木陰翳，虎狼據之，故當夏日草沐長茂時，往往南門不啓，予謂：「此捕一二毒蟲無益，爲正本清源計，宜毀其窟宅，掃穴犁庭，方爲一勞永逸，然則用猛烈之火，炸藥以轟破其峯可乎？」軍中眷海人王某，能製火藥，卽與商榷，令購置硝磺等名引火材料，試製之，王某言：「製炸藥甚易，但用木炭，硝石多量卽可造成。」予大喜，特闢一靜室，令其煉製，藥成告我可也。

〔五月初二〕予過東郊視工，剔除榛莽，敷設土窰，此間較易，蓋瀨溪本有土人村落及果園，予爲整理其頽廢者，而拓斥其未治者，數日間已耳目一新，惟種植培壅尙需時日耳。反向於江中泛筏以渡，予來時之舊筏尙有在此濟人者，予因江之東

岸有鑄曰東通爲荊州從長陽入山之孔道行旅頗多跋涉匪便不如築一大橋藉通車馬且此間石材甚多苟施以工程何憚不爲乃相度作圖以授軍弁令即日經營始事橋成兩岸植柳他日遊觀盛事何減江南都會予理想中之太平景象不禁躍躍目前人疑予將以此爲豐沛矣

〔五月初三〕予至北郊近城處蘆葦已盡除河流蕩漾眼界豁然築隄丁丁之聲與邪許聲相應客顧而樂之予乃於女牆上設胡牀踞坐觀覽工作諸兵士甚勤且速半日間已築成石堤數丈諸士民爭來餉予以酒食情如家人父子予感其誠爲之醉飽午後忽陰雲微雨猶張蓋兀坐不去忽侍者報四姑娘免身已墮崖矣予始歸視翠女幸平安無恙

〔五月初四〕予過南郊訪王某製炸藥成否王言尚須三日便可一試若大舉轟裂須俟十月後蓋一人所製料量有限若假人手此危險物又恐肇禍請王少安毋躁予領之

〔五月初五〕是日係蠟午令節又係四姑娘或女之湯餅良辰諸將皆會置酒結歡子乃令得一孫女奏作詩一首示馬生至後趙如龍奏報言與滿軍大戰於萬縣城下急攻不能得手惟磨刀溪畔諸土司頗有肯負秦以從者今因徒傷師旅無益已擬退駐鄆都因鄆都空虛灌官無力支持業已入襲而有之與石硅僅一江之隔探聞黃君方與移浴係得要領即當合圍應存與會其間聯絡矣請示機宜幸勿塵念云云云云即復書令其專力注意有林西喻各五言不必斤斤於有土有財但以假道聯交為專萬縣一役縱不為分意

〔五月初六〕晨起得黃蓋忠書謂石硅土司秦氏即明季女將秦良玉之嫡胤傳世不論子女已垂二百年平素本不以服從滿虜為然聞太平天國起義甚表同情今蒙優待願介紹通聘附近各土州土縣以資聯絡左遣使進行一得好音即可前進又聞趙君萬縣不得手退入鄆都不日即將來此云云予復書囑其謹慎詳察結以信義審其虛實一有把握予即將親率大軍西行等語是日雨甚表往

勢端急而兵士又多不識土者手術致有此劫先取人向風吹之曰雷聲發道工

其谷且思善射而往北郊神堤王善所坪城不期忽與濬亦表大發擊槍鉅木

加人趨築倚無種內損失約十日內濬河溪一壩之壞以城亦必饑渴如泗橋與蓋燭

泥多肥壯也十月後此間當願改舊觀究午後王某言炸藥已遺處時時諒驗諒

臨觀焉子聞之喜而不報三朝早回盡問其開到三而四聲驚水衝眼遊水天際盡

〔五月初八〕

初八日開路嚴然子晨餐後即往南郊王某已先在乃將炸藥置放妥帖予登陴遙望

親王某已打城入村舍山樁值擲去一序倚表及流發本心予知此儻為試驗然

初八日開路嚴然子晨餐後即往南郊王某已先在乃將炸藥置放妥帖予登陴遙望

初八日開路嚴然子晨餐後即往南郊王某已先在乃將炸藥置放妥帖予登陴遙望

初八日開路嚴然子晨餐後即往南郊王某已先在乃將炸藥置放妥帖予登陴遙望

初八日開路嚴然子晨餐後即往南郊王某已先在乃將炸藥置放妥帖予登陴遙望

炸力已不弱，火攻誠可畏哉。予乃悟地震及火山爆裂，殆必有此等物質為之作用。特非人力之所能操縱耳。頃聞聲來觀者絡繹於塗，四姑娘等亦馳至指點駭詫。王某言：「此特最冰之炸力耳。半月後尙當用火炸力去其全部份，可令其間變為坦途，直通後山而猛獸毒蛇之窟一旦掃除盡淨矣。」

五月初九日 予往西郊督開濬湖溝。此間純為受水不流，將以三面衆溪之水全瀦於此間，認其口間有三級旱則盡開其閘，使三面仰受潞水。潞則洩水入湖，盡閉其閘，欲有水量之水則成湖。一級以是為出，大多寡之準。予與陶詒室等作圖為範，以付工人。大約明日即可興工。既歸，午膳方欲再往北郊，忽讓報云：「拍滿兵大隊入境，將與生公為決雌雄一戰之說。後探知卽川督駱氏之所為，欲斬艾吾輩以成功名且忌吾據而有之也。特追擊至此。」云云。予聞駱氏善用兵，宜格外注意。乃亟派兵迎敵。山徑羊腸，僅容單騎側身，與平原曠野，可以作戰者不同。予惟堅壁清野，嚴取守勢。彼亦無由飛渡或冒死進攻。予麾下千餘人，尙足禦之。但惜經營農工業，頗因此生波折耳。（自五月初十以下殘缺，至翌年正月初五日。）

〔正月朔六日〕按此係太平天國十年正月初六日。予偕秦公亮。按此係石  
社土司之弟等。及四姑娘廟生俱往。娘娘廟觀劇。娘娘雖本係山神。然土人嘖嘖  
稱卻良。玉死而爲靈也。廟貌頗壯麗。居大磧山頂。山爲平嶺不甚高。巖石成級。步武  
分明。是日士女雲集。香火甚盛。予因欲一瞻土司風俗。且聞有隣近土司之達官貴  
人。咸來觀舞。秦君願爲介紹。相見故不。一往也。土司公帥委公亮爲儀表。治賓  
客。凡交際對外事。悉屬之所置。餐館極華美。諸土司又互相鬥富。行李煥然。侍衛姬  
妾如雲。衣冠瑰彬。頗足覽觀。是日秦君所一。一借相而得見者。爲烏江彭水黔江紫  
岩酉陽酉陽藤峒涪陵秦西諸土司之知州縣務。或其代表。彼中例得男女同見。處  
烏七營子亦攜四姑娘律焉。彼等皆駭爲得未曾有。蓋彼夙稔中土無此風也。疑  
四姑娘爲一姬侍。予告以一。一女。皆交相致頌。則彼俗以愛其子女爲人道。應  
爾。且謂教女有方。漸醜及身。世閱歷。予因舉滿磨之貪官虐政。痛陳其弊。實以探之。  
彼等果亦言受苛政之累。致有情形於色者。語極投機。談入深際。乃相見恨晚。始約  
明。其集議於餐館中。遂成劇始。茸場予實無心觀玩。藉是爲酬。應聯絡計。不得不

處與而委駝之。及劇終，又登筵暢飲，主賓盡歡而散。歸寓已午夜矣。

正月初七日 早得趙如龍書，已由襄陽出桐梓，諸土司亦出兵，相與復  
根隨黃志不及見耳。香則川南不難剋日定也。子與向在大小山時，與  
早周游資館，圍山巖，雄奇峻峭，變化萬狀，巖在桂林，濱邊之奇，謂用天與  
是較，尙鬱刻削，勝而權拔不逮耳。日與賓館，始邀入舍，諸出司畢，會秦大  
訓亦在焉。不即石碣，去可應，宜推大訓為主，席議對付，滿官及出兵，助天國事，或  
言先取重慶，或言直搗成都，最後潛陵，持司關某，言宜由瀘溪，經江上，至簡遠，  
潛師走萬山中，直出深谷，則已在成都南門外矣。此道昔年，或先社從方略中，  
清初某王，曾由蜀南出奇兵一枝，窺蜀不出，比而得者，一諸土司亦詳是法，  
較捷，免為清軍官所泄，匪隙，俱成都撫，自易此，所謂擒賊擒王，不煩枝節，而  
為者，駭氏雖用兵，孤松，亦未必防，撫皆一，致成子乃陳，趙如龍，以節而  
威朝棟，楊紹東，在滇邊，金沙江，却峽，舞會，師簡，遠可得二千人，皆精銳，可用，諸土司，臺  
甚，均言願助軍餉。予當即請示彼等報名額數，總計約得兵五千，餉支三月，並訂何



日出發諸士司商榷之下須緩一月始能設備完成予頗不耐因趙威等已在黔滇之處望大師和望葢予安得逍遙此間也願諸士同持之甚緊遂聽之是日有七八分結果

〔正月初八〕予投覆函於趙威等告以會議情形日中無事於山下射堂閱兵操於亮與焉

〔正月初九〕得謀者報「有大宗餉銀由重慶浮江往助補鄂」忽心動曰「彼可取而有也」乃托言趙如龍在舍江相待予須一往或者有所圖謀未可知也公莫意猶豫謂「君初驟急待諸士司的費消息來後始行舉動爲便」予力辯不聽前約此係私交行動與公議專項絕無關係幸勿見疑」並請以西姑娘等爲質公亮往告大調大調諄諄以後約爲言予諾之即日予率精銳死士三百餘人向瀘陵假道而行築程前進俱易服如商賈狀刃鑿藏篋中外間絕無人知覺夜宿江邊漁舍中滿廚有遣人蹤跡者俱不得要領而手予僞有疾

〔正月初十〕清晨疾行。比午，抵重慶。對江之夾江鎮，立遣機警者四五人，渡江入城探動靜，知餉銀猶存庫中，須至明日解發。予僞足疾，臥木板上，命二人舁以入城。直詣某先生處就醫。醫家與庫密邇也，遂自庫起，密布予黨死士至江邊。凡巷口城闕要道，俱有五七人十餘人不等。庫前則選力大者二十餘人，專司負銀。至九時，庫門啓，銀盡發約半時，裝置甫畢，保鏢者六人，雁行立道左。車且發，忽小駭，旬然，衆擊齊舉，二十餘人者，突挾銀桶大步行，人各二桶，五十桶立盡。鏢師急發矢狂追，予與五健兒齊放連枝鎗鏢師死其一，餘怯懦不敢前。二十餘人者，已以銀桶授巷口之人，巷口之人又以授城闕之人，過江疾馳矣。予等且戰且退，有裨將率兵猛追，一面閉城大索，不知予輩早已出城矣。無一漏落者。抵江邊，予命以三十人殿後，路予自渡江邊歸，檢視庫銀，約十六萬有奇。秦士司始悉其情，公亮來賀，因謂：「此次滿官必不甘心，大軍壓境，公將何以教我？」予謂：「賴君兄弟之盛德，許庇宇下，敢以是爲累哉。今將以此財招生力軍萬人，半爲貴境防衛，半歸鄙人挾，以西征滿虜，雖來必無患也。」公亮頷之。後隊三十人者亦歸，知爲滿兵所傷者七人，死者一人，並言

外。彼已探得，擬行寄此。明日當有大軍來報復也。予乃請於公亮，即夜以兵千人駐城

〔正月十二〕予在石砬城外，石溪流入大江之口，背水而陣，以候滿虜來攻。午後，滿兵來者約五六百人，利在速戰，突前猛擊。予初不動，及兵刃已接，乘銳進攻，所當皆披靡。滿兵大潰，殺獲三百餘人。予奏凱入城，料其不敢再至。蓋滿中主兵者，無一人非虛憍之氣也。予於是日始設壘在城外，招兵每兵加餉每月五金。土人苗族，咸奮勇爭來投附。日已得千餘人，又得趙如龍書，謂「在桐梓一帶，與土司合縱，漸有成效。頻日往來，合江桐梓間。」

〔正月十二〕楊紹東有書來，謂「大文士司愛其勇武有才，強妻以女。且稱出兵相助，爲籠絡計，似宜允彼，請示遵行。」予即復言「渠有可圖，自當權宜從事，但勿以富貴兒女移易壯志爲盼。」等語。是日有一書生來營，請從征，自言「浙人，父會官，此爲吏目。」問其姓名，則張士敬也。試作文下筆千言，貌亦英偉。予乃受之，令助

陶恭甫，司文檄，暇則與論古今，頗嗜賭，予慶得人。立署爲參軍，位僅亞於陶，陶亦佩其才，與之沆瀣。並因姑娘，是而三焉。設因姑娘，不自請，偶馬生，豈非良緣佳配，惜乎時會之相左也。以語四姑娘，四姑娘捧羞微語而已。

〔正月十三〕 予晨稽兵籍冊，又續得二千人，乃分派健兒訓練，且略授以速成之文法，國家君臣大義，一面趨滿俘百餘人入隊，而死傷者爲之埋葬撫養，軍士咸騰願聲，予不敢自滿，每事必躬親，秦大訓亦信予誠懇，有所謀必就予，密求教，予惡其客氣，然聞其親信言，彼退後無不稱道王德，彼謂王必將爲蜀主，予聞言始知其所，以傾信之故，不禁嗟然。

〔正月十四〕 復得紹東書，謂「已與土司女行合卷禮，女亦勇武有才，意甚足愜。」云云。戚朝棟附書亦云「堪爲兩美致賀。」又言「大交土司爲金沙江南之土地廣漠，勢力雄厚者，得其力可以號召諸蠻，及周圍五百以內土司，聯合爲助。」且言「不日當往赤水入黔境，與趙如龍聯爲一氣，且去予復山以秦精蓄銳，其圍川

南，但得隙即可動，卽成都老賊，不難取而代也。」

〔正月十五〕所招募兵籍又得千名，是日爲元宵，城中頗有賽燈之勝，士女游觀，猶太平景象也。

〔正月十六〕予往西南山中視察，得平谷於石砦彭冰之間，廣袤百餘里，高峯四圍，入口僅有三道，其中身土層巒，氣候亦和煦，予決計於此駐大本營，東聯鄂湘，南通黔滇，顧得左右指臂之勢，遂商請於秦士司，士司尙躊躇，慮恐墮寶奪主也。公志力言於其兄，謂「石王豈池中物，使宿懲懲於我西南，彈丸耶，彼將重其軍糧，窺成都計。」吾優禮之，他日書志，吾處業自可長保，否則亦無力抵拒，何爲不推心置腹，徒傷感精，予詞始解，予思以二萬請其地，士司不肯受，且願助予招募，予大喜，晝營壘，昕夕不暇，滿地有氣，爲若望。

〔正月十七〕諸士司潛有怨，請至謂「兵糧已罄，何日出發，請以符爲信。」遂階後

中符式。」予大喜，亦告以募兵大略。又據報駱督得銀警耗，已派大兵由重慶來。予既胸有成竹，即亦不畏，即移居西南山蘭若。中督視營壘工程，期三日內完竣。立雖雨不停工，衆皆奮迅。

〔正月十八〕 予往涪陵，晤其土司貢某，略視軍實，共宴極飲。午後策騎返營，夜治軍書甚勞。

〔正月十九〕 南山平谷營壘大致告成，設關隘三，以舊部分鎮之。午後，聞滿虜先鋒隊已至。予令三隘戒嚴，且增築瞭望台，斥壕森嚴，無瑕可擊。滿虜頗束手，乃暗中使人告石硯土司，謂「爾世奉正朔，今何得助髮匪，聽其與官軍反抗？爾若自悔前非，立驅該逆出境，則非特無罪，且願以金萬兩犒君部下。否則即日進兵攻城，凡庇逆之人，咸殺無赦，爾其圖之。」秦氏得書，令公亮爲介，以書檄示予，且求予速擊退匪兵。石硯兵願從之。予語使者：「居停之惠，未之敢忘，今欲待滿虜之敵而後猛擊之，故暫取守勢。君若能許予同心協力，定必效犬馬之勞，以保全貴管轄境爲己任。」

幸勿見疑。一使者去，予度秦氏性怯而貪，或將爲滿虜所劫，持不得不陰自設防，以杜叵測。是夕陰戒軍中，設伏於隘口，又移精銳入南隅，而以新募兵當三隘之衝。布置甫定，時已三鼓，忽三隘口同時有兵來襲，勢甚洶猛，守兵皆爲所撈，而北隘又有重兵突進，路徑頗稔，若有人爲之指導者。予登瞭望台，燃烽燭，認其旗幟，皆石硯戍兵，撫膺而歎曰：「果不出吾所料，幸已有備，今坐視其入吾壘中矣。」未幾，敵軍盡入隘，予麾乃精兵驟起，圍攻甚猛，敵軍知中計，亟向隘口奔逃，險狹不能卽出，而隘外伏兵四出，夜出不辨多寡，敵軍愈惶怖，投崖墜谷而死者，盈千累萬矣。比天曉，敵軍已殲，是役也，已去敵軍之半，其外屯駐者聞之，亟引退渡江而去。於是「畏石家軍如虎」不敢復來。

〔正月二十〕予晨起調查敗兵，知石硯人多死者，予取得證據，與秦氏論曲直，秦氏引咎自責，遣公亮抵營中謝罪，謂「實爲滿虜所僞，而奸人誤我，今函首負荆，請釋前嫌。」予視之，一小吏某之首也，知其草潦塞責，乃要以石硯城內，盡易翼府衛兵，秦氏僅司民治軍事，不得過問。秦氏允之，訂約既定，予乃使健兒楊慕業爲石硯

防軍統領，以衛城池。（自正月廿一以下殘缺至九月廿四日）

〔九月廿五〕

（按此為太平天國十年九月廿五日）趙始龍與楊紹英入帳，

行謂：「古蘭一帶人情強悍，且甚精悍狡，不如乘便襲據其地，若但要言，則苦恐無益也。」予以志在服人，目光素注全蜀，不欲以區區佔據為事，故謂：「夷悍雖狡，

然我輩處事仗信義，不可自背前言，仍宜以聯盟出兵為是。」按此時石王駐瀘縣，仍往來亦冰間，正聯結川南諸土司，欲向雷遠襲成都。趙樹陸、陸子又授以機密，

數語而退。大旨謂：「滿虜無信，我輩結盟，親於兄弟，且可保全祖宗創業，幸勿觀望。」遂云：「趙楊既去，予乃出張士敬所獻之地圖，與士敬詳論途徑，起訖。」（按此即雷

遠山中捷徑）並召士敬所介之樞夫，入問樞夫言：「雷遠城外三十里，入山北行五十里，入徑已絕，止有鳥道，羊腸匍匐蛇行，攀藤磬石以度，約又七十里，出山谷間，

僅三十餘里，即至成都南門外矣。此徑亙古榛蕪，未通人跡，但旁近五十里內，或存閑田，或沒其間，戶口無稽，族類不繁，若行兵攜糧，儘足制其死命，當不旋為害。」予

聞言，豁然心動，乃選軍中健兒數百，險者二人，自鄧氣口強挺，從樞夫而往，探之，



糧糈，即日起程，約自成都寄一函爲信。是晚，楊慕業又遣使齎金一萬二千餘，到邊予，即日按險口糧，不擾民間一草一木，商民感頌太平天國之德，高出嶺巖萬萬，此亦一好景象也。

〔九月廿六〕大風驟寒，霜氣彌天，木葉盡脫，已是初冬景象。予自入川以來，剛及六年，初謂功可垂就，不意滿臣駱氏多謀，輕歷艱轉，往往爲之破壞，涪陵大戰，更挫銳氣。按此事在缺簡中，未詳其戰况，然於此可證石氏經歷險阻，非一次矣。今於稍得活動，不知前途運命如何，坐困三月，骨肉生矣，若得備遠間道，順流立成都，莫之奇功，如天之福，或得仿武侯法治蜀，以遂予生平之願，則亦可無他求也。晚與四姑娘談抄徑襲蜀事，氣殊虎虎。

〔九月廿七〕予往納溪，乘筏泛清水河，抵古宋土司。因張士敬之紹介，土司遣使來迎，土司古姓，年五十左右，體幹頗偉，舉管亦伉爽，縱談天下事，甚相得，且邀於南中，垂詢彼言，由川邊抄入成都，宜由嘉定泛大渡河，抵漢源，直趨鴨安，耶麟新津，以

達成都西門。繞道數百里，雖迂折而滿官不加防禦，如入無人之境，可以爲所欲爲。又隄爲峨邊等一帶，土司皆吾輩世爲姻婭，可通達無阻，不須勞兵傷財也。予服其慷慨而胸有成竹，以甯遠先入之言爲主，不敢舉以告。蓋鑒於涪陵前事，按此在缺箇中，殆必土司漏言致誤軍機。不得守緘默，但漫應之無已。古土司又言：「川軍雖善攻擊，而輕躁不能堅守，若驟以兵臨成都，唾手可下也。」予亟服有見。蓋臨氏自謂蜀都天府，非歷巫夔，度劍閣，斷不能飛入奧區，故長於攻人而昧於守己。予之必求甯遠小徑以抄出其背者，卽以此故。古土司能洞見藏結，奇哉！英雄所見略同，殆與子有夙緣也。酬酢歡甚，是夕，予下榻古土司私宅中，山林奇秀，別有洞天，宥武侯銅鼓等古物，碑碣頗多，別薛讀之，正饒古趣，南面玉不與易也。

〔九月廿八〕予由古宋過敍永，抵赤水。赤水土司曰龍氏，漢唐時卽據此地，儼然世家。時趙如龍楊紹東已由古藺至此，相見大悅。古藺亦有使渚借來，各願助兵餉若干，但期早日脫滿磨羈絆，還我大漢衣冠。趙又出古藺土司藺氏手書讀之，信屈聲牙，奇奧有味，猶是周秦文字，予乃敬謝使者，作手書答之。且訂約言夜宿龍土司

宅中沈沈如玉，居夜滴漏以紀時刻，列庭燎以供游宴，如入古代宮闈，令人生孤凌五雲之想，懷古悲今，勃不可已。

〔九月廿九〕予偕趙楊返自赤水，至晚仍宿古宋。古土司已整兵五百，送予歸納溪，聞隔江方多滿虜，予乃棄瀘縣走江安，至敘州對岸，探敘城無重兵，遂突攻之，滿官逃，商民迎降。

〔十月初一〕予在敘州搜討軍實，滿官倉庫捲殆盡。予念不日各土司之軍雲集，而予輜重糧幣不及三萬金，曷以濟事，乃出令通商稅，抽開隔江多盜匪，立出兵往勦之。

〔十月初二〕勦盜兵大捷，虜獲賊金數萬，民間歡聲雷動，爭獻金幣，不期而集萬餘金，餉項稍覺可恃，檢點軍額，實數尙存二千三百餘人，石砦楊繼業處尙有千人，可調，各土司兵合助之，亦二千餘人，約總數五千人，已可敷用。是日古蘭敘永兵至。

予閱之，似多不遵紀律，未有用，擬調練選汰，其劣者遣還，僅得兵百餘人，厚其餉，編入本軍，甘苦與共。

〔十月初三〕古宋赤水長寧慶符等土司兵皆至，亦經選汰，得三百餘人，午後，又得筠連兵二百人，皆可一戰者。趙如龍復往屏山等處請援，得兵餉若干，又收獲江中盜匪百餘人。

〔十月初四〕開西教場，大施訓練。予歷述經驗，並曉以救國宏議，衆兵多感泣者。是晚，得樵夫所偵探徑，兩健兒專使來書，言「已至成都，願結此間志士為內應，仍令樵夫原獲魁，為請軍鄉導。」時哉不可失，予大喜，使者言「從資州內江來，民多怨，備軍滋擾者，其情大可利用。」予乃詢其戒都現狀，謂「駱氏治軍甚勤，而苛刻吝嗇，其下多好殺，若大王至，定卜箪食壺漿以迎也。」予心知其諛，然心動欲燧，慮此倘予短，當力戒之，或為他日處功成名立地耳。

〔十月初五〕予戎裝成行分兩路先遣趙如池領三千人取道岷爲渡江由  
峨山入雅州彭山爲至成都後之援兵予自率三千餘人入宿遠以五百人爲先  
擊山開道以千人護中堅五百人運輜重衣服糧餉皆作單騎裝備隘道懸崖少  
險部署既定期明日出發約趙至彭山後飛檄齋成都南門外待命是晚趙卽出  
十里外山中士司來觀者頗衆

〔十月初六〕予行祭旗禮忽大風吹折旗竿陶記室以爲「不祥」請改道緩行  
張士敬謂「竿以竹成竹折爲二成個天意示令個可成也冷入山須單騎非樹個  
而何行也無害」予志亦已決遂傳令成行逾午飯於千佛巖予率輕騎先趨夜宿  
榮縣城外城中空洞蕭條蓋甫經兵燹市廛迄未恢復又礮堡爲滿兵所毀諸夷皆  
恨如切齒予廣慰士人皆感泣

〔十月初七〕抵威遠土司樵夫言「此地前年蔡盛爲川籍夷人五市之劫後經  
潰兵擄掠商旅皆裹足不前矣」予太息久之使人曉諭蔡盛等犯之意令土司出

見一紳宋姓，自言：「明以來世爲地主，自軍興而後，供億浩繁，又經蹂躪，今已貧困，地方無主，方拱手願滿官來治，而滿官知貧瘠無一肯至者，今將軍能惠然肯來，願奉爲主。」予婉辭謝之，且言：「予成功後，常復汝職位。」宋紳索金，予給以二百金，感謝而去。願出二人爲鄉導，言：「中途飛鳥山旁有獠人及么明諸土司，獠悍不可理喻，幸毋撫以恩德，彼等不知感戴也。」予唯唯。

〔十月初八〕入谷口，初尚有小徑可行，漸盤折入高磴，兵皆魚貫緩行，執杖自衛。予命四姑娘等製纜爲小兜，以兩兵昇之，一步一喘息，至稍平坦處，則拾薪燃，煮作飯，共食，分輜重爲十小隊，隨兵並進，而最後一大隊去先鋒甚遠，予以爲小隊所齟，衣食足敷出山之用，亦不復計及矣，乃銳身前進，忽見高山插雲，峯峭無路，樵夫曰：「此所謂飛鳥山，宜攀藤躡足而上，前呼後應，以防失伴，山腰有巖洞，昏黑不辨面目者，幾里餘，低處須蛇行，燃炬而入，風吹炬息，不必怖，但捫地向前久之，自見日光，稍平坦，又盤旋而上矣。」如其言，果出洞，亦不能辨人數之多寡也。予忽憶輜重大隊在後，此安可行，欲折回覓之，而人數前後銜接，不能自由往來，則令各坐巖下，以

待之。天色已暮，燃火自衛。遲至夜深，輜重隊終不至。人人呼饑，幸所齎尚有餘糧，打而食之。盡。狼嗥虎嘯，心骨皆驚。予雖膽壯，至此亦毛戴矣。

〔十月初九〕拂曉欲行，忽有野人三五，裸體奇形，僅有寸褐護下部，手執石製之槌狀器械。見人即撲予，命燃鎗猛擊。矢石俱下，盡斃之。未幾復來數人，又斃之。自是愈來愈多，前隊多有爲擊傷或死者。予知此等野人皆爲求食或器物而來，不可理諭。乃命以食物衣服擲與之，果爭先奪取，不復來擾人。予等始奔馳越過約數里，檢點所失，已數日糧衣服亦不資。四姑娘謂予曰：「父王以糧物解圍，誠爲不得已之計。然輜重在後，不知何時可來，而前途尙遠，非二三日所能達。屈指計所持糧食，三日必盡。山巒回障，寒氣逼人，無衣何以自衛？既飢且寒，勢難出險，進退兩難，則奈何？」予聞之亦甚悔。孟浪然深想熟計，與其返而仍爲野人所困，不如前進，或可期。早達一出谷口，便饒生計矣。四姑娘等亦決議有進無退，乃鼓勇疾行。予曉衆人以利害，患義大綱，衆咸感奮，節糒糧食，或遇野果採食之。晚則燃薪以自衛，幸樵夫爲導，知薪蒸所在，命伊導兵士樵蘇，用當不匱。捕獲野味亦助殮。

〔十月初十〕 兩行深澗中各物潰濺析薪不能薪至晚雨止始於巖澗中燃薪聚  
皆得慶

〔十月十一〕 行斜坡盤旋而下似有村落衆以為出險矣樵夫謂「如此峯者升  
降尚須三次約五日而畢如持物緩行人多牽率則而七日未可知」但此村落間多  
蠻人係某土司所管轄開常索人財物不與則強劫吾輩糧夫無長物故彼等不注  
意若公等負載行李要宜慎之或先通知官畏使彼等受約束何如」予以其言有  
理商之張士敬以十敬通蠻語也十敬謂「此爲么明土司長官羽姓貪而狡婪  
索無厭且距此尚有一日程始達治所如能銜枚疾走掩過村莊或即少給財物猶  
屬值得蓋恐多事滋擾也」予曰「善」乃令軍士卷甲束裝疾趨而行忽有一蠻  
婦挈兩小兒嬉樹間遙見之驚呼動衆爭來追視予用十敬言稍稍擲以食物果亦  
不復纏繞傍晚衆皆疲甚有餓辭遠而病者水溪多毒飲之輒吐泄不止旋斃命死  
傷且枕藉予大懼命擇巔軒僻地設帳屯駐以資休養



十月十二日 飛屯飛鳥山之荆星嶺，中有平磴，四圍老樹密箐，天然屏障，高爽宜人。予決計命軍士休養三日，出所攜藥餌，撫循慰問，衆皆感泣。除業已死亡者外，尙有扶病者三百餘人，完全健康者五百餘人。總計已不滿千人。蓋十已去其六矣。予心滋感涕，泣語軍士，引爲己咎，但業已至此，非出虎口，亦無他悔，可以自救，但望諸兄弟爲我所勵，日有起色。

十月十三日 予見衆受高爽之氣，精神略已回復，但寒糧垂盡，輜重不來，飢寒交迫，狀極可慘。因議使健兒苗鳳二人先出界口，與趙如龍會於彭山，令其設法援救。予使健兒丁宣二人返出飛鳥山，尋覓輜重，挾與俱來。四人領命分道馳去。予與病衆惟有坐待消息。是日四姑娘與其女及馬生，感身熱頭痛，病似傷寒，予益焦灼，欲自往覓輜重爲陶等勸阻。

十月十四日 晨起予方圍圍各峽間，海間軍士疾苦，忽報有數蠻人來求見，云：

係明土司所遣。予乃命之入。其人衣冠詭異，然外服翎頂，仍遵滿虜制也。詢其來意，言語調斷，不可通。張士敬譯其大旨，謂「蓋王大名，願求一見」。問「何以知吾名」，則言「君之友所薦」。問「友爲誰」，以係古蘭等土司，但彼不肯明言。予乃商榷再四，令士敬偕之往，兩健兒爲之副。旣行，陶記室謂「此行殊非佳事，觀彼神情，雖可免，否則必有惡戰，吾兵方疲，奈何」。予亦嗟歎。

〔十月十五〕日方午，公明果又有使者來言：「張先生不能代表主公，且長官甚念主公丰采，務請屈駕。」言詞甚卑，陶記室謂予曰：「此所謂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不往，而設防以自衛。俟丁宣覓得輜重，即戒行矣。」予念張士敬與予魚亦有年，土司交際亦已多，予或可說之，使爲己助，何必畏首畏尾，以啓人疑。予若不往，張必遭害，而此間又非戰地，坐以待絕，豈計之得哉。予乃決排闥，議選健兒六人，隨行內事命四姑娘主，持外事命陶主，持立從，使者下山，曲折度嶺，絕非予等來路。約日午逾中，遙見有雉溝，出叢莽間，彌望隱現，知目的地已至少頃，入城闔，有兜與俟於城隅，乃舍騎而登，健兒六人爲衛，抵一衙署，甫入，則見一官服滿虜服，拱候階下，左

右兵衛番嚴繼首赤衣如妖兵狀約五六十人官卽肅予下輿入賓室室制奇異然  
疑鑿壁樑古物重官負鉞二姓名爲羽騰雷世居川南鎮此窮山罕見豪傑今聞大  
王過境曷勝榮幸言時目動口肆信非善類頗以陶君之言然不得已試一鬥智  
予乃陳太平天國救民伐罪之大旨婉勸伊常棄邪歸正助成大功同膺  
羽極言欽佩且述滿官欺害之罪似出誠懇未乃言一僻壤窮困兵餉早無所出大  
王者能濟及枯解自當宣力麾下予乃許以一歸當籌措齋上今倉猝成行未攜  
稍敬幸勿真不恭羽聞無貽怨色變不語既而謂一屈尊勞苦要當水酒洗塵幸  
勿見鄙予謙遜欲起辭去羽再四固留予瞥見重門已閉數兵士邀健兒入他室  
授殮正相爭執忽羽已不見予乃拔篋刀指揮健兒曰速斬開出一健兒皆拔刀  
奔門突聞崩聲一鳴輒靡伏兵齊起撥向予身射擊予方猛殺守門兵兩健兒急挾  
予得逃奔屋簷疾逾數重躍而下已居後矣見馬驟前奔三馬如觀奔馳伏兵緊  
追之請下則予兵數百人嚴陣以待蓋聞報警也見予出戰驟而迎與伏兵大  
戰城門閉予乃下令收兵僅相守勢苦不敵多殺以結怨也城上人大呼謝罪聲言  
求和願爲金帛軍用予乃夢以三事一飽盡百石不須金帛二還張參軍及四健

兒三羽長官須瀧來謝罪。賊上人一一答允。期以明日遠行。予遂宿帳中。

（十月十六日）羽士司遣使謝罪。贈糧計百石。張士欲及三健兒皆遣。惟一健兒已被創死。羽願賠償金五百。予責以二千金。卒以千五百金結約。予急欲還。捫星嶺。乃以張士敬代之。既歸。四姑娘稍愈。互相慶慰。惟探道及克彌重之健兒終無耗。甚以爲異。是夜陶記室與予議。一駐屯此間。甚爲危險。蓋此道極密。乘滿官之所不備。若曠日持久。又與羽士可構。恐彼不報告於成都。則兩面夾攻。吾等處絕地矣。一予爲憤然。既而曰。予得糧百石。許已敷出谷之用。明日收取。既完。即可方疾。成行。滿兵雖來。此間道隘。不可戰。彼必退。取守勢。吾急攻之。尙可及也。一因亟下令。收么明塘下之兵。便返嶺。夜聞風聲狂吼。因思陶言頗悸。深。自十月十七日以下。缺至翌年四月十八日。

（四月十九日）按此係太平天國十一年四月十九日。晨予病初愈。與四姑娘乘兜與游。觀後山中。頗饒幽勝。至午。曠時始歸。趙如龍自峨邊來。云。已募得健卒。

五百人餉銀三千餘兩。楊紹京方往梁山，與俄眉某巨豪接洽，當必有所得。趙又言：「入成都之道，如何如何？」予曰：「天若助予，得蜀早已成功，今屢遭頓挫，（按指飛鳥山中事發慨）也。吾必入蘄，始亂，豈公之爲扶餘，亦足矣。今但使收拾餘黨，合以剽附之兵得三千人，可以濟事。惟君與紹東從予，幸急圖之，他非所望也。」趙唯唯嗟乎。黃陞已逝，健兒數十人，今存者僅六七耳。一事無成，兩鬢且霜，天之扼我，可謂甚矣。趙既去，予乃與四姑娘下棋消遣。

〔四月二十〕楊紹東書來言：「戰退滿兵數千人，降其餘者千餘，招募得壯健者六千人，已復梁山堡壘十餘日矣。玉如欲得成都，可由此道着手，如疾行無阻，不過七日可達，決不至再蹈前轍。」云云。予乃以對趙，語告之，謂：「予非不能與隣民戰，復多殺以逞，終非吾之初願，故仍以人棄我取爲心。蜀西險峻，外險而內險，地廣而民悍，爭之者寡，吾誓必以爲蕩蕩矣。」吾知此書去，楊未必以爲然，但言行淨志，何必舍己從人，彼輩雄心，亦須天助，否則徒徂大冢，終成畫餅，亦復奚益。唯與四姑娘論人生不能解脫之苦，謂入蘄後當求上乘。

〔四月廿一〕晨起予連日感念，又因病後體養，忽悟塵垢累人，深耽禪悅，乃立志持誦諸經卷，以自警備，每日靜坐修持，若干時爲常課。俟病體少健，即當起程入廬。兵事但付之趙楊，予意一任徐復，一片主供，予吞火，以盡天年，他復何求哉。一或言「予年未五十，何忽感寢念，抑知不然，予真事早起兵西粵，轉戰江漢，十餘年戎馬倥傯，閱歷既多，覺悟自漸，貫徹微人生夢幻泡影，帝王將相，於我何有，徒遭殺孽耳。不如乘此收拾，涵養身心，較自樂矣。」

〔四月廿二〕予入山剎中盤桓終日，與僧人對坐蒲團，身世洞明，病體頓健，得益良不淺也。

〔四月廿三〕趙楊均有書問病，予答以「已愈，即日當離馬邊，進駐鹹邊，涉大度河，由漢源出瀘定，再探打箭鎗消息，何如，則大事成矣。」是晚，命四姑娘等束裝成行，馬邊土司駱某，性怯懦，然從予，頗誠懇，願以全境奉予，軍餉供給，惟所欲，予亦傾心與之，結納，願承乳也。

〔四月廿四〕予舉馬邊大涼雷波三土司之兵約二千人，由馬邊向西出發。途者有張士敬馬生四姑娘及健兒七八人。按此不記及陶大猷名，殆死於飛鳥山之變矣。予本以好生之德爲心上行，尤願不殺一人，安抵邊外，向佛國進行，從此脫離是非世界矣。晚抵峨邊，趙如龍相見甚歡，因言：「滿兵有火稔說，駱氏因石碓爾山及赤水當遠山中諸役，吾輩雖敗而殘局猶存，且滿虜喪師甚多。」謂：「非聚殲不足以洩憤，恐不自有大隊來瀘雅間，與吾軍決一死戰也。」予謂：「我無與彼虜爭蜀之心，皎如天日，今當疾趨川邊，但得與諸土司聯絡，輕騎通邁，彼必以爲業旣畢，逐出境，戰鬪亦自當不復啓矣。」趙言：「愚計，吾王率兵急渡河，由漢源出瀘關，不過三日程，吾與紹東斷後，率土司兵徐徐出境，滿兵若至，吾二人尙能與之一戰，吾王請勿慮也。」予以爲然，因以重兵付趙，予決自率輕騎三百人，輜重百餘西行。

〔四月廿五〕晨裝疾馳，天忽大雨，因避入涼山古寺中。寺有老僧，亦粵西人也，奇其貌，問所歷，笑而不答。久之，聽其聲音笑貌，確曾相識，研詢所自，乃天王族叔洪氏。

德真也。東楊之役，知天國將亂，捨棄富貴，出家於九華山，轉輾至此。予心大動，因亦萌出家之想。德真笑曰：「君將來自亦此道中人，但尙三七日劫數未了，今吾不欲與子多談，記取水漫三崙，是子再來日耳。」予不解所謂，但求禪牀一宿，德真不答。予亦不去，忽從者來報，盜匪劫輜重，輕騎圍攻，不敵，須催賊邊援師來，方可解圍。予不得已，策騎歸營，寺門闔矣。及予歸，盜匪已擊退，惟輜重損失頗多，輕騎猶狂追未回。予忽感慙，匪害擾民，不可不除，亟馳檄邊調兵，務勦盜使肅清，以惠行旅。是夜，輕騎陸續歸，奪回輜重之半，但言：「盜窟深遠，且有衛署，勢力頗大，非勦除不可。」又言：「吾輩久衙搜索，迨無一人，其出沒誠有令人可驚者。」

○四月廿五日，趙部黃榮率五百人至，輕騎導之入山。傍晚，奏凱而回，謂盜窟已犁，擁俘百餘人，詰莫渠魁，則亦士金荷也。據云：「受構廢僞亂，來山中探委，輩輩事並非尋盜，蓋爭附亂大駭，因云：此消息矣，不往必滿兵已至前站，而諸軍司受賄費，勿與其助也。」則士司何匪，其鹿劫盜，與吾輩爲難，故乃專使檄趙，趙龍遠至，并亟檄楊紹東兵出大渡河邊，掩護前軍速既渡，然後與戰。是夜，仍駐涼山，但古寺門不啓。



德真終不得見，覓鄉導不可得。

〔四月廿七〕子率騎前進，自謂「大渡河必西向，行午後，尚不至問法，敬期已不知所往矣。」大翔檢地圖，涼山西北三十里，即大渡河，今行且五十里，不亂，何也？知必迷途，乃擇一地屯駐，以待趙如龍軍疾馳十里，有見，綱篋，旆滿，問其地，名曰紫打亦小土司也，入請焉。土司姓顏，足恭，有禮，備外地，以顯吾薄，供給糧食，殊豐。予感其惠，因問大渡河遠近，張言「此間西行，即雪山，迤北爲大渡河，一日可達，請安心住宿，勿亟亟也。」又言「王部下兵已至否？」予云「卽至。」張云「吾當遣鄉導從，使者催速。」予謝其殷懇，果令使者從之，行夜宿稠樛中。

〔四月廿八〕天未曙，忽報有大隊兵至，予以爲趙軍也，令探之，則諸土司合軍聲言「欲請予至其軍中。」予大駭，蓋土司向多恭順，兵至，必入謁帳中，今盛氣召予，一反常態，必有變，方欲遣使探問，忽譏者言「土司軍後，有滿兵甚，陣嚴，何也？」予躍起曰「事敗矣，趙軍不來，而土司皆倒戈，吾殆死於此矣。」命但取守勢，堅壁不動，相持以待，趙軍或尙有萬一轉勝之希望。

〔四月廿九〕趙軍仍不至。土司軍不復能耐，直撲前隊。予令兵士奮勇抵禦，全軍尙未動。然予軍僅千人，而諸土司軍及滿兵數在二萬以外，向予作核心之圍。予軍遂樵汲不通。

〔四月三十〕予在圍中，士卒感予恩義，皆誓死相持，兀然不潰。顧時時有創傷而死者，計已去十之三。予亦被創四，姑娘等自炊爨以餉軍士，糧且盡。外圍益急。予枕戈夜誦金經。

〔五月初一〕外軍攻圍益急，滿兵旗幟照耀，耳聞諸土司駭愕之態，不可嚮邇。不知何負於彼等，甘心跼天吠堯也。忽圍外砲聲甚殷，諸土司旗幟頗有搖曳者，忽報外圍有兵突至。予心如趙軍來矣，乃奮臂提刀大呼突圍，身先士卒，冒矢北走。無何與外軍遇，則楊紹東軍也。相見悲喜，問趙如龍安在，則去。已趨大渡河，期約勿誤。想爲滿兵所截擊，今不知所在。予等且向老鴉漩退守，大渡河有滿虜土司合軍甚

盛，未可往也。」予從之，是夜，烽火接天，刁斗聲不絕，予軍雖憊甚，猶強自支持，紹東提兵，夜襲蘭營，潰其一角，始獲西進。

〔五月初二〕紹東奮勇前進，殺滿兵數百人，予之暮氣，誠不及此，生力軍矣。惜爲予所誤，雖獲勝，而敵兵甚衆，一時難得收束。趙軍又不知所在，問所俘土人，知大渡河邊僅十里耳。

〔五月初三〕予乃率殘兵，向大渡河，紹東斷後，忽見潰兵紛紛向西狂竄，詢之，知卽從趙之士，司兵也。知趙亦大敗，生死未卜，此次迷途失期，致爲滿兵截斷，一蹶不可復振矣。哀哉。

〔五月初四〕疾馳至一處，大河前橫，水勢泛溢，旁有高山插天，去路已絕，予欲環河覓渡，不可得，而後路追兵已迫，因率軍士奮力禦之，紹東亦血戰，敵兵稍却，予乃欲求竹木編筏以渡，然上流水來湍急，筏少不足以濟事。夜屯河邊，但聞風聲水聲。

悅人心目予不能寐

〔五月初五〕是日又爲端平節矣。殘兵扶傷哭死，慘狀消眞，途計不可殫述。及詣四姑娘等曰：「予自粵西起義，血戰二十年，不幸遭奸人陷害，國事顛危，始盡置諸以求一隅自立之地，爾等忠誠優秀，從予來此絕域，不獲少展所長，實爲一人之過也。今日之事，必不能免，我死，爾輩從楊將軍，冒死東歸，求一乾淨土，爲民區，存自顧矣。」語畢，即欲自裁，衆號泣持之，謂：「趙將軍尚未至，而我軍尙有千人，衆知不轉敗爲勝，萬勿違藤初志。」予乃擲刀太息，然實已知大勢已去，滿兵索吾急，非自縛以獻，卽五百人同死耳。四姑娘等均相視無語。

（日記終）